

文 學 叢 刊

崖 邊

山

柏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有版權

平裝實價二角五分 精裝實價四角

# 崖邊

柏山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 文藝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鐮砂
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良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生所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
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奐午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 目 錄

崖邊·····	一
皮背心·····	三一
忤逆·····	五七
夜渡·····	八九
鎗·····	一一七

## 崖邊

夜風呼呼的吹過八仙崖，樹枝搖曳着，搖散輕的樹葉，顛顛倒倒落下來，落在崖坡上走的水田畝的農民們的頭上，頸項里，發出一種輕微的嘆息之後，又默默的往崖谷里落下去。他們聽着這種落葉的聲響，又想起家里房子燒了，往後怎麼辦呢。可是展開在他們眼前的，是洞一般的黑暗。祇有冷靜的溪水，在脚下潺潺的流着，像在提醒他們：不要掉下去了。

王全福被年輕的木仔押着在隊伍的中間走。隊伍是混亂的：走的走，爬的爬，有的撐着頭靠在石巖上喘氣。他的脚也漸漸滯重了。走一步，停一步，走得木仔躁起來，在他背上一推，意思是叫他「快點！」他的脚却故意地向崖下一溜，於是滾草薦一樣滾動着塊塊的崖石，唏哩哄隆落下去。

「案子跌下去了。」

隊伍就像在蠕動着的一條黑蛇，驟然回轉頭，停下來。目光一致的向着說話的方向投過去。說話的是木仔。他小小的額角上爆出幾粒冷汗。心兒急得發跳。癡呆地空望着黑暗的崖谷里。

葉生跑上來，手掌癢徐徐的。就像媽媽在宴客的席上，發覺孩子打破飯盃一樣，憤得就想拍他一個耳光。可是他的手揮過來，緊緊的抓住木仔的肩膊，拉向他自己跟前問道：

「誰跑啦？」

「王全福。」他說着，兩眼朝着地下。

於是有的釋下重擔似地，伸直腳坐下來。有的回過頭去。「王全福，這小子，讓他跌下去吧，跌死了也好，免得牽着礙手絆腳。」跟着一陣說話的聲音，在靜靜的山谷裏噲噲的嚷起來了。

芸生蹙着眉頭在懸崖絕壁的深谷裏探視一下，並無一點響動，好像沒有人跌下去的樣子。『那末，也就隨他去吧。』在來路的那一方，黑魃魃的樹叢，却發出唏唏沙沙的聲音，像有人在跟蹤追蹤。恐怖襲擊着每個人的心情，一齊驚疑的靜下來，於是他催促——『走！』

隊伍又在黑暗裏移動着沉重的步子了。木仔落在尾巴上。他的脚如同陷在深深的泥沼裏，拔出右脚，似乎左脚又沉下去。因為包圍着他的思想的，是活活的一個人，給他一推，跌下去，死了——雖然事實上，全福却神像似的坐在崖石上，並不如大家所料那樣的不幸。

他是自由了。

有孩子稚氣的木仔記得，還是太陽落山的時候，他趕着一羣牛在水溝裏喝水，水草上的淡淡的陽光，正向水底裏陰下去。背地裏突然襲來一聲：

「木仔！趕快把牛收了，到隊上去！」

他回頭看見芸生提着一面銅鑼，鏗鏘地在山坡上敲起來。他於是在那獨角的黃牯背上拍一掌：『好回去！』牠像是領悟他的意思，從水溝裏仰起那笨長的頸子，『嗚呀！』地叫一聲，尾巴一甩，踏着懶散的步子，走在頭前。之後，一條一條跟上去。他也很快的跑回家，把脚一洗，晚飯沒有吃，就到隊上來了。

隊上的情形，已經有點不同：平日沒有這麼許多人，並且王全福向來不到的，今天到了，還着的是短裝。在走廊下，那裏又在裝着土砲。木仔馬上想到：今晚一定要「進攻」了。

他對於「進攻」是有很多的希望的。若是進攻鎮上，至少要搬它一些布，天氣快要冷下來，衣服也太破舊了。不過像王全福那樣穿得漂漂亮亮，他是不會想到的。實際上，他的希望，有兩疋土布就夠滿足了。

這時在門口鏗……鏗地響着銅鑼的尾音，芸生進來了。他那寬闊的額角，和那

貓似的眼睛，老是那麼使人敬畏。可是他有一張和氣的嘴，很兜人愛。所以木仔有什麼事就去問。

「芸生叔！我來有什麼事？」

「今晚上去老鴉嶺放哨！」

「一個人？」

「不，跟王全福。」

「唔，跟王全福。」木仔的嘴嘟起來，用一種鄙夷的眼光，瞥視全福的襟上的一排白白的洋鈕扣，於是喃喃地誚語着。不是他年紀小，怕挨近全福；也不是全福穿得闊，他吃醋；更不是他們兩者之間有仇。總之，他不想跟他在一道，然而他又說不出理由來。

芸生就沒有注意這點。他祇知道木仔老實而又聽話。可是當木仔想要說明不跟全福在一道，他已到王全福那兒去了。



「隊長忙啦！」全福漲着笑盈盈的臉。

芸生拍拍他的肩膀，微笑地說：

「今天晚上，請去老鴉嶺放放哨好吧？」

「放哨——又是這一套來了？」全福仰起頭，望望天，像在打量天晴還是落雨，又像在想着什麼，一時想不起來——「啊！今天晚上沒有工夫，對不住，還有件衣服，趕到要縫起來。」

「找不着旁的人，實在找不着……就把衣服丟一丟手好了。」

「的確不行，你瞧我的腳，還在脫皮……」

「也許走動走動，要好得快！」

「如果定要我，出了岔子，我就不管。」

「不會，不會！」芸生微笑的走了。

他於是又懊惱起來：不准尅扣徒弟的工錢，是他們說出來戳他的；放起哨來，又

要尋這些人，爲甚麼不叫徒弟去？真把他全福不當人看待。氣是氣人，可是他也沒辦法。於是兩手又在胸上，昂起身子走近來。

「木仔隊長叫我帶你去放哨！」他忿忿地說。

木仔靠着天井邊的屋柱站着。一聲不響地，望着走廊下來來去去的人，擾攘着。心想不去「進攻」，還要去放哨，放哨還要跟他——木仔也有點氣了。

「不要裝聾賣啞，回頭來叫我！」

木仔臉向側邊一歪，把手上的腰帶，往肩上一搭，低下頭，向着走廊下，悄悄的去

了。

在那裏：土砲正裝好了。這砲，是松樹挖的。重量不知道，樣子倒有點像具白棺材，可是裏面裝的不是死屍。在兩旁，像看猴戲一樣，許許多多的人圍着。砲口的左邊，立着八個人，右邊也是八個，雄糾糾的，很像一班扛靈柩的車夫。他們第一次想把他抬起來，可是比死屍還要重。「噫！噫！噫！」喊了幾聲，又放下來。然後彼此搖搖頭，表示吃

不落的樣子。於是再加兩個人上去，這才嗜啊嗜啊的抬了起來。

站在兩旁的人，每個人的嘴上，流露着快活而又興奮的表情。木仔也興奮起來。「要是這一炮衝出去，一定有趣哩！」他於是希望去守炮台，而且做炮手。可是他一想到要去老鴉嶺，便又喃喃地詛語了。

天已經黑下來，快要準備出發了。

木仔跑回家來。他的母親，又過分細心的擺出那盤乾莢葉在矮凳上。從那里蒸發着一股腳屎的臭味。他端着盃往灶角上一扣。灶角上那盞油燈，探首出來，吐出那小小的緋紅的舌頭，像在同情他說：「的確太難吃哩！」

「怎麼不裝飯吃，嫌菜不好？不想想從前——」母親斥責着。心想他要是命好，那年春天漲大水，不會把屋衝倒，更不會把爹淹死。她帶着他東家討米，西家討飯，落雪的天氣，蓋一牀破的蘆蓆，還要在門廊過夜——「如今難道就算發跡了？房子有住，飯有飽，菜差一點，就堵氣……」

「不是沒有事，晚上還要去放哨！」

「放哨就放哨，不是去做官！」

他頭頂有點要冒火了，用脚把凳子往後一推——「硬不吃！」可是母親一邊在罵，一邊又替他裝好飯，放在他的面前。他用鼻子嗅嗅那股燒焦的火氣，更是不想吃。

屋背後，這時有人嚶嚶噲噲走過去，又嚶嚶噲噲走過來。過路的點着一把一把香火，火光閃進屋子裏，顯得異樣的急迫，緊張！

「好仔啦！快快吃點去，人家都出發了。」母親又小聲小氣地說。

「出發！」他把筷子在凳上一蹬——「你想王全福會有這麼着急？」他於是坐下，開始嚼起來。

「爲什麼七不找，八不找，恰恰找到王全福，唉……」母親聽他說王全福，就有點不放心似的。瞧瞧外邊天色，黑洞洞的。好像有什麼不幸，就會要從那黑暗裏降來

一樣。當木仔出門的時候，她叮嚀着說：

「在哨上，小心點，不要打瞌睡！」

之後，用一種祈禱的眼光，望着木仔的背影：靠菩薩保佑，她是祇有一個呀！於是白天裏的謠言，蜂踴似地鑽進心來，鑽得她的心鬆鬆散散的像就要窪陷。

木仔走到王家橋上，那裏已經聚攏着許多人，有的說鎮上到了「環境」有的說自家的大隊伍回來了。他停着腳，張開耳聽了一下，心兒惻惻的，好像誰在對他說：「不要去咧！」可是他想：大隊伍不是早就說要回來的麼，這一定是自家的隊伍，他又膽壯起來，繼續向着王全福那兒走去。

王全福早已吃過晚飯，坐在床鋪上發愁。陪着他坐的，是他的姘頭，不要說是他的妻子了。她拿着一張粗紙，坐在桌子旁邊剪鞋樣，意思是，又要替他做鞋了。這是她最樂意幹的。早前，她要他坐在面前，那里敢這樣放肆，就是燈都不敢點，並且他來的時候，先要在窗上敲敲，要等她把門門「梯撻」推開了，才敢進來。如今不但沒有人

在背後指手指脚，說她黃花女偷人，而且還有人頌揚着他們說：『你們才不封建啦！』在這點上，她對於芸生是高興的，因為他也頌揚過他們哩！於是她記起來了。

『你不是說過芸生叫你去放哨！』她對全福說。

『不想去哩！』他輕意的回答着。心想風聲一緊張，就叫這些人去放哨，他們躲在家裏享太平福。

蹀蹀！蹀蹀！

在窗戶上有人敲着嚮。

『誰呀！』她起身向窗外探望。

『全福去沒去？』木仔在窗子脚下答應着。

全福用脚扯扯她的衣角，意思是叫她不要作聲。

『爲什麼哩！』她奇怪地問。

全福依然一聲不張，默默地瞧着脚上的一雙橡皮鞋。他覺得要把鞋脫下來，似

乎太苦了。不，他實在對於鎮上的「環境」有些害怕：要是給他們擄了去，脫得一身精光的，用細麻繩纏着手指脚指，吊在樓楞下，用香火燒肚皮，辣椒火薰鼻子。爲什麼好好的一個人，要這樣受刑受死呢。他越想越覺得他不去有道理。

「大家都去，你一個人躲在房裏，怎有臉見人！」她把剪刀往桌上一擡，生起氣來了。——「要是叫我去，我早就去了。」

「鬼纏住你，你去啦！」

木仔在外邊聽着。一條黑狗，從門口跑過來，向他狂吠兩聲：汪！汪！汪！好像叫他不要站在牠的主人的笛子脚下。他拾着瓦片迎擊過去，牠退兩步：汪！汪！又扮着一付惡臉，擺出反攻的陣勢衝上來。他有些着急起來了。

「全福，去不去？要去，就快點！」

「小東西——喊死！」

他很不耐煩地從床上坐起來。她於是抿着嘴跑近去，微笑着說：

「全福去了回來再說，免得人家講空話！」

「講空話你聽！這小東西，都喊全福，全福！你還想有人講好話！」

他脫下襪子，往牀上一甩，然後解下腰帶對着鏡子把頭巾裹好，氣衝衝地走出

去——

「要去，就去啦！」

木仔默默地在頭前走。他空着手，好像去看親戚一樣，瀟瀟洒洒在後面跟着。籠罩着他們眼前的夜色，像一頂黑毡帽。脚步壓着小石子發出一種落葉的聲音。溪流灣灣曲曲的在他們的腳下，靜靜的流着。彷彿是和着他們的步調的一種伴奏。

他們走着。

轟隆——

一陣龐大而笨重的土炮的響聲，散佈在渺茫的黑暗的虛空，震撼着他們的耳鼓。全福帶着驚疑的眼光，向着遙遙的遠方眺望：



「木仔，聽見什麼響沒有？」

「聽見！」

他的心兒瑟縮地，好像被毒打過的小狗一樣。炮聲響得很遠，又似乎很近，可是不知道爲什麼總是從老鴉嶺那一方發出來，他有點兒疑惑了。

「鎮上到了「環境」，●你知不知道？」

「那是我們的大隊回來了。」

「唔！大隊回來！」他重復了一次，鼻子聳聳，就不再做聲：「真是在做夢。要是來了，恐怕你木仔跑都跑不贏我。」好像他因爲有兩條結實的腿，會跑，就自負起來似地。

轟隆——

●「環境」水田販的人喊「敵人」。

又響一下。

他被人從背脊上潑下冷水似的，渾身涼下來。炮聲比以前響得更宏亮，更沉重，並且更近些了。他吃驚地問：

「木仔！聽見沒有？」

「聽見！」

可是使他有點奇怪的，就是這一炮，又不像在老鴉嶺那方向發出的。莫非那些傢伙，自己裝起土炮在開玩笑。於是他問道。

「芸生是不是去放哨？」

「他那裏有工夫去放哨！」

轟隆——

又響一下。

「木仔，聽見沒有，怎樣響子樣！」

「聽見怎麼樣？不是說過大隊伍回來了！」

「唔！大隊伍？」他於是惱怒起來；芸生這傢伙，真是乖東西，他抱着老婆在家裏好睡覺，要自己帶這樣一個獸東西來放哨！可是木仔當做沒有他一樣，不睬他，也不和他說話，讓他氣忿忿的在後面走。

夜的靜寂，終於吞滅了恐怖的餘音，呈現着一付柔善的臉來。冷風爬過山頭，爬到他們的臉上，爬進他們的心裏去。全福又覺得有些冷靜起來。

老鴉嶺，就在這冷靜的空氣裏，在他們的眼前睡着了。在嶺上：有一個草棚，架在兩株矮矮的柏樹中間，很像一座土地廟。那裏面潮濕而陰晦，一堆碁亂的稻草，發出一股牛糞的味道。全福最初伸頭進去，聳一聳鼻子，表示有點不大好聞，可是一把屁股扔下去，便安安穩穩的坐了下來。

「木仔！到外面去守住。」

「你爲什麼不守？」

「我跟隊長說過，脚痛！」

「偷懶就偷懶，說什麼脚痛！」木仔覺得他不過投胎投好了父母，學了一門手藝。如今做手藝的還是和他一樣，有什麼架子好擺。他忿恨着，一邊又在走。

在對門山脚下，發出燐燐的火光，有時牽成一條線，有時又像漁燈似的，東一盞西一盞沿着水田岸上照着。火光倒影在秋水田裏，返照着那蜿蜒的無窮盡的田塍，黑蛇樣的擺着尾巴動起來了。

木仔忍不住驚駭起來。他想莫非鎮上真的到了「環境」？就像看見有人從田岸下爬上來，跑近他的跟前，伸手來抓他，他拔步往後走。走到草棚門口，心忖忖地說：

「全福快出來，對門山脚下發見火。」

「在那裏？」

全福滾的從草棚裏爬出來。怎麼火又從這邊出來，莫非剛才放炮的就是他們。他張惶的望着，火已經一齊熄滅了。他於是發起氣來：

「火咧！火在那裏？」

「熄了。」

「你倒不錯，會撒謊，回頭報告隊長，我怕你的屁股要爛！」

木仔這回算是沒有話說了。可是他不服氣，分明是看見火，怎麼又不見了。他漸漸懷疑起來：不是「環境」，莫非有鬼？他於是記起媽媽說過的話：凡紅火，就是鬼火；綠火，就是財火，他剛才所看見的，正是紅火。他心裏又不住惴惴起來。

可是在黑壓壓的樹叢那邊，嚶嚶嗡嗡的說話聲，隱約地在黑暗裏散佈出來。木仔豎起耳朵，靜靜的聽着：嚶嚶……嗡嗡……接着，像有人在喊口令……口令……這尖銳而又驚恐的聲音，又疊疊的輸送過來。他想剛才點火的，也許就是那些人。他於是又跑去：

「全福！全福！你不相信，那邊在喊口令？」

全福惶惑了。怎麼喊口令，莫非「環境」進來了。可是他仔細聽聽說話的聲音

沒有了。喊口令的聲音也沒有了。「這小子故意跟老子搗鬼。」他大罵起來：

「你故意造謠，老子就要把你拉到隊上去！」

「鬼叫你縮到棚裏不出來！」

「你造謠，還罵人，你等着要吃耳光！」

「賭你全福不是這樣腳色。」

全福就擎起手迎過去，做出要打人的姿勢：

「你以為你是看牛孩子，「成份」好，就不敢打你！」

「唔！我也不怕你有財有勢，如今不是那個時候！」

「我倒看看什麼時候？」——全福信手就是一個耳光，打得他臉紅紅的——

「烏東西，老子打了你，又看你有什麼辦法！」抓緊拳頭，準備他反攻似的。

木仔沒有回拳，就嗚嗚的哭起來。

全福於是得勝了。咬着牙根望着他：「什麼東西，老子脾氣發作起來，莫說你木

仔，就是你木仔的娘，老子要打，還是要打的。」他又聯想起：早年他的徒弟，那樣服侍他像服侍老爹一樣。一次在德翁家裏做手藝，他替三小姐量衣服，用緞子比比她的屁股，坐在他對面的徒弟，只閉起嘴笑一笑，就打得他頭腫目腫，他哭回去，叫他的娘來，還強制他跪在師傅跟前賠「不是」。如今這小子，公然想在他面前佔上風。「看誰個吃虧？」他嘮叨着，又往棚裏坐下去了。

木仔哭得傷心起來，哭聲在靜靜的夜裏散佈開去，散佈到隔壁梢上。芸生聽見了。他跑過來，一幢黑影，在木仔眼前一晃，他嚇的一跳，站起來——

「口令！」

「攻！」

芸生答着口號跑近去。木仔站在那巉峭的崖石下，像個「小羅漢」，他威風地在向他窺視。他奇怪：分明有人在哭，爲什麼跑來又沒有了，他問道：

「你們梢上有沒有聽見人哭？」

『全福打我』木仔辨出這是芸生的聲音破口說了出來接着他把詳細的情形說了。

自然是王全福豈有此理。芸生把他找來。他又起手昂然的站着，表示他並不懼怕。

『你爲什麼打木仔？』芸生問。

『這傢伙，混蛋！他時而說有火，時而又說有人喊口令！』

『這就要打人嗎？剛才跑兵的跟這里過路，本點的有火，哨上的確喊了口令。』

『他要罵人！』

『鬼罵了你。』木仔插上來說。

『不要胡說！』芸生斥着——『就算他罵人，你年長，應該教他，也不要動手就

打。』

『打了又怎樣？』



他心裏說着。於是強辯的說：

「難道我是應該給他罵的。」

「好吧。明天再說。不過今晚上的哨，你還是要輪流守囉。」芸生走了。

木仔就像失去媽媽一樣，偷偷地在全福臉上打量一下，他那惡相，似乎還要打他，他有點怕，悄悄的溜進棚裏去了。

全福負氣地在崖石下站着。

夜已經很深。寒露微雨般繽紛地飄到他的前額來。在他跟前的，永是這樣黑暗，沉寂。他埋怨着芸生騙人，他說過脚痛，一到哨上，又這樣惡狠狠的對着他。他覺得以前到底好些，自由得多。如今吃了苦，不算數，還要嘔這小子的氣，於是感覺這夜的時間太長了，彷彿無止境的川流，呆滯的，不斷的流，流得他心裏快要忍耐不住而冒火了。

突然，一羣猛大的黑影，在斜坡上閃閃的鬧着響，而且直向他撲來。他驀地的一

驚昏眩了回頭就跑跑進草棚裏把木仔從草棚裏拉出來慌急慌忙的說

「來了來了！」

木仔滾出來，嚇得臉發青，身子發抖。閨隆……閨隆……緊跟着棚子來了。他們捨身拚命的跑，跑得話都說不出來，每經過一個哨上，便喊道：「來了來了！」

於是這個哨上傳那個哨上，那個哨上傳另一個哨上，傳得滿村子裏都聽見了。嚇得喊的喊，叫的叫，狗圍着村子，敲夜擲似的狂吠起來，有的從被窩裏爬出來，褲都沒有穿，爬到山上去了。

天發白了。村莊上依然靜靜的。

芸生跑到老鴉嶺去打聽，在那裏，什麼也沒有。有的，僅僅三條黃牛在草棚裏呼呼的睡着。

芸生跑回來，就到王全福他們的會裏去。

那是一間古舊的暗淡的屋子，在煙黑的粉壁上，還殘留着早年練拳術時寫的

「拳拳服膺……」的聯語。全福就叉起手望着這聯語，想着他當年練拳術的威風，旁邊，許多人圍着一張矮小的方桌談論着。注視着俯在桌上寫字的泥土匠土罐子。芸生進去，土罐子就放下那枝像芒稚似的毛筆，笑向着他說：

「正要找你來！」

全福回頭一瞥，鄙夷地呶一呶嘴：「什麼東西！」隨即又仰望着壁上，做出一種不屑睨人的樣子。

「全福，隊長來了，看你自己怎麼打算。」土罐子說。

全福依然一聲不響地，臉向着壁上。

「不作聲，把他開出去！」年青的小伙子插上來說。

「對啦！最好把他趕出去。」

「豈敢！」全福鼻子哼哼的說——「我又沒有犯法！」

「誰叫你造謠！」土罐子說。

「鬼造謠人是沒有造謠」他小聲地說

「沒有造謠，好把木仔喊來！」芸生氣忿的說——「還來強辯，在哨上打人，也是你……」

木仔跑進來。怯怯地在全福背影上溜了一眼，然後低下頭，默默地弄着手指。似乎沒有話說，不實在有話不敢說出來。

「木仔，你有話祇管說啦！」有人插上來說。

「賭你開口！木仔，」全福捏着拳頭怒目注視着。

「祇管說，他揍了你，有我！」芸生推着木仔的肩膊，催促他說。

他於是記起全福昨天晚上打了他的耳光，說出來了。

全福這一來，沒有話說了。低下頭，好像喪家的狗，繃着愁苦的脸，默默地俯視地

下。

「他既不說話，定然是他造的謠，那末，應該怎麼辦，隊長？」土罐子說。

「罰他三個月禁閉！」

「對！罰他三個月禁閉！」

年青的小伙子就跑去把他手網起來。全福想用拳頭打過去，可是望着他們的每一付臉孔，都像要把他吞食下去。他怯然了。

過三天的早上，天剛亮，在老鴉嶺的那一方向，辟辟拍拍的鎗聲，像年夜的爆竹一樣響起來了。三八式的子彈，射在屋角上——咯！跟着，一朵一朵的火花，在黑暗的天空飛舞着。全福正禁閉在宗祠裏的鼓樓上做着惡夢，夢見被綁着手，戴上高帽子，牽赴刑場去。突地一顆子彈，從他腦頂上穿過，驚醒了。滿身發着抖，不知怎麼辦的好。可是鎗聲密密麻麻的在屋背後響着，愈響愈近了，他嚇得像瘋狗一樣嗥叫起來。又想掙斷繩子，踢開門跑。在樓下，轟隆轟隆動作起來。停停，他的門開了。他衝上去，兩個人一把擋住他，又把他的手牽住……

但他現在是逃脫了。

木仔愈想，脚愈是軟下來走不動。

「管他幹嗎？掉下去就掉下去了。」

芸生拉着他的膀子，好像鷹抓鷄似的拖起他跟着隊伍跑。木仔跟踉蹌蹌的走着。一邊還在想着全福……

全福是自由了。他覺得解脫了牽着他的手上這條繩，他想以後要好好的做一番人。於是想起了，以前做手藝的時候，早上睡到太陽晒着肚皮，才從床上爬起來，徒弟把洗臉水端在手上，還要喚一聲「把烟斗揩揩！」就是有時在賭場裏熬夜，熬得眼眉睜不開，還可以倒在床上呼呼的抽幾口烟，然而這都是過去了。此刻，他正是需要煙啊！身子一動，筋骨酸酸地痛起來。

他於是又苦惱着：他以後是一個人了。還有她，她也跟着跑了。他抬起頭：夜正睡醒，睜開朦朧的眼，在他面前，伸着懶腰。他痛苦的掙身子，一倒一歪地離開山谷，踱向

水田販去。

那裏有他的家呢！

可是沿着水田販的小河的兩岸散佈着的，那一層一層的杉樹皮子蓋的茅屋，在朦朧的晨光裏，都垂着哭喪的臉，好像紙紮的冥宇，一棟一棟化爲灰燼了。在那些歪歪倒倒的塗着死黑色的牆垣邊，除了幾個着灰短衣的在走來走去，什麼都沒有了。完了。

全福踱近自己的門口。門框上的那塊木刻的「福」字，殘缺的躺在灰堆上面。於是那條黑狗噙着眼淚，遠遠地走來，在他腳上嗅了一嗅，然後又仰起頭向着他動着尾巴，好像滿肚子的辛酸要說出來。全福眼前一陣昏黑，木然了。

他從昏黑中睜開眼來，想想他還有一門手藝，德翁也曾經寵用他。他又望着那棟火磚屋，在山脚下冒着早晨的炊煙。

當他一回過頭來，兩個着短衣的跑來，一把捉住他，並且綑着他的手。

「小舅子，大搖大擺的，好大的狗膽！」

「我是好人呀，老總！做裁縫的，剛從那邊逃回來。」

「好人，鬼相信你逃回來，逃回來望風！」

一陣哄笑。

他臉色一變，鐵青了。好像死豬一樣被網着。沒有話說，低下頭，一股悲哀隨着兩

顆豈大的眼淚落了下來。





## 皮背心

長發是個表面渾厚裏面不渾厚的農夫。

還年青。他有付菜黃色的蛋圓的臉，和一顆愛財的心。但他遇事不作聲，老是在心裏打着主意的。此刻，因為他的妻告訴他王大爺的兒子剛才來過，說他家裏有件皮背心，他又在爲這個打着主意。

皮背心是有的。不單是他的一件；他的老庚豬仔，元狗，商喜，還有做裁縫的夏俚拐子都有，一共是五件，樣式都差不多。從一件皮袍子上剪裁下來的。祇有他的些微不同，縫的襠襟的，也祇有他會穿，潔白的子羔毛，變成灰灰色，好像貂鼠皮一樣。好還是滿好的，現在還在樓上箱篋裏躺着。

也是去年這個時候。他們來這裏打搜索，首先就去王大爺的家裏。

王大爺，當然是個財主。他有一串三棟的屋，叫做王家大屋。坐落靠着蒼綠的竹園，和濃茂的松山，很有些旺盛的氣象；前門對着魚塘，圍繞着塘的四周是蜿蜒的，無窮盡的田塍，很有點像蜘蛛的網。而這些田的所有權，就在王大爺的手上。使用吧，那是笑話，他是不必要的，他只坐在王家大屋的正棟裏，每天倒在床上抽着煙。他如此，他的兒子如此，他的孫子也復如此。不過，最近幾年來，也要嘔點閒氣和操點無謂的心，那便是一般農民每到收穫的時候，不大高興把穀子送來，可是王大爺一出馬，請得三五個兵下鄉來，又滿有把握收到的。如果要追究這個道理，他就揮着拳頭指起那般蠢人的鼻子尖上說：

「你們是前生沒有修練呀！」

意思是，他的是前生注定的。

這裏，櫛連着王家大屋的，便是他所謂沒有修練的人的住宅。土磚的，倒塌的，或者茅蓋的矮屋，比起王大爺的茅廂來，是差多了。出入這些矮屋子的人們，每個都像

長發一樣，臉是黃的，手脚胼胝的。他們不懂得天好高地多大，只懂得從王大爺那裏領了田耕種，耕種好了，把穀子全送進王家大屋。自己似乎不要吃，不要穿，即使有什麼毛病，一個銅錢在粗蠻的肌肉上，刮一頓，刮的紅絲紅，紫絲紫，之後，一點蘇根水澆一澆，出一股臭汗，就了事；要有什麼大的病症，祇是躺着灶門前哼着，等待死亡。然而他們很習慣於這種生活，更談不上怨恨。對王大爺一味的畏懼和奉承，偶爾有所感觸，也無非感觴命苦而已。

可是他們並不想死。有時從老頭子口裏也聽到希望早死的話，實際上病起來，又請道士招魂啦，吃蘇根水啦，這證明他們的生之意志特別強，這種強，不一定就是和命運決戰。是一種自然的本能的心思，驅使他們在苦力中流盡他們的血汗，饑餓和寒冷消磨着歲月。即使有個能人特具野心，企圖發跡，發跡得像王大爺一樣，也不過想想說罷了，並未看見有人實現。所實現的，祇有痛苦的加深，和貧困的普遍化。

長發就在這痛苦與貧困的境遇裏，混過二十七個年頭了。

在這些年頭當中，有兩年是在王家大屋混過的。當他在二十五歲有了妻子以後，便自己做起家來。每年和旁人一樣，把穀子全送進王家大屋。不過他有點不同，就是對王大爺不止畏懼和奉承，還有點子恨，恨的理由，就是王大爺曾經用扁担打過他的背脊骨。然而恨也祇在心裏，說到報復，是絕沒有過的念頭。甚至有一次，他的老庚元狗在王大爺的禾場上偷幾薦稻草，他還責老庚的不是。照這一點看來，說長發渾厚，並不是過分的吧。

但是時候到來，長發也就不渾厚了。

去年這個時候，鄉下的形勢搖身一變，王大爺請兵不到手了。沒有兵吧，有的。不過這些兵就是他所謂沒有修練的人，這於王大爺，祇是幫倒忙的，他看見這個，很早早就把全家人帶進城去。

在他去後，不上三天的光景，從前不敢進王家大屋的人，都有胆子進去。至於以

前說捨的吃不飽，靠自己做的人，比旁人還要來得兇，長發就是一個。他早前責備老庚偷稻草，現在聽說打搜索，他是走在最前線的。總之，他們認爲是個好機會，何況長發還有顆愛財的心。

不，他們覺得是應該的，正當的。過去他們每年一收到幾粒穀，就送上王家大屋，他這屋是怎麼架的，每個磚裏面，都有他們的血汗。如今他們要分回來，誰說不應該，不正當呢。所以他們無論那一個都勇敢地走去。

當然，長發是最熟悉王家大屋的情形的。旁的人，跑進去，好像走進螺絲的洞裏，祇能進去，不懂得出來。雖則每年都來送過租穀，那不過在走廊下逗留一下。對於裏面這樣複雜，是摸不着門徑的。長發不僅不愁找路不出，而且知道王大爺的第三個媳婦闖的三間房，是兩道牆壁。做這兩道牆的動機，就是預備逃兵藏東西。無疑的，這一次，他們的東西，又藏在裏面，所以長發筆直的向這三間房跑去。

正因爲他是熟腳，跟在他背後的人才多，他惟恐別人得路，發洋財，他爬上樓，就

把樓梯吊上去。於是下面的人嚷起來。

「長發野仔，想吃獨食。」

他却得意的爬上靠瓦縫的屋簷下，賊一般的，很敏快的拆動牆磚，剛好拆得伸一個頭進去那麼大的一個洞。於是觸上他的手，果然是那些滑溜溜的貨色。跟着一些人湧上樓來。

樓上，漆黑的，瓦縫裏的明眼，都特別用板子釘的不漏一絲光。樓上七七八八的東西又多，有的撞着膝頭，有的刺破腳趾，有的刺壞衣衫，鬧得喊的喊，叫的叫，滿樓上打雷似的響動着，可是摸不住長發那野仔躲在那個壁縫裏。

停停，火上來，漆黑的樓上，就像黑暗的世界得到了光明一樣，人都興奮起來。

「野仔，會打主意。」

說着，就有人學長發的樣，拆另外的兩個牆。這於他是最難過的，他祇想由他一個人經手，揀好的貨色先拿，然後讓旁的人來。他沒有三隻手，顧到這裏，放棄那裏了。

這算他頂倒楣。他拆的那間牆，盡是些有紅條子花邊的東西，就是沒有紅條子花邊的，也多半是女人的褲，一拖出來，又往樓板上掉，掉下又去摸，摸的又是那些，他這才忿恨，旁的人佔據另外幾個牆了，彷彿這都是他的，他有權力恨似的。他雖則摸不出什麼，不摸完，不肯放手。危險——他伸出手來。他剛觸到一件什麼有手的東西，很像黃鼠蛇。但一會兒，又伸手去摸，摸的是死傢伙，拖出來，原是一件皮貨。

「唔！總算老子有運氣。」

他心裏說着，又防備旁人發見來搶，他裝做沒有摸到一樣，又塞回裏面，直摸的裏面一場空，才把那件皮貨拖出來。可是站在他脚下的那一個，就伸過手來。

「呸！老子吐你的痰。」

他隨即一脚踢過去。對方把他的腳跟子端起來，意思問他懂不懂得利害。他這才和和氣氣的說：「不要搶，裏面東西還多的很。」他騙過這一下，就像獲得寶貝一樣，慌急慌忙跑下樓。本打算在那些女人的東西裏跟他女人揀套罷衣褲，他可沒有



心思顧到這個，祇管挾着那件皮袍對門外跑。

門口站着的，是兩個穿長衫的，攔着鎗守在門檻上。樣子並不兇，加之沒有穿灰布衣，不那麼惹人注意。尤其是長發祇管注意手上的皮袍子，那還有工夫照旁人，不他是在防備別人從他手上奪去。可是他左腳踏過門檻，右手的膀子上被那個攔鎗的帶住。

「唔！」他眼睛一橫，「攔住幹嗎？」

「你拿到那裏去？」

「拿回去。」

「請放下來！」

「咿！這才奇怪，我摸半天才摸這麼件東西！」

他倔強的一拐，想掙脫他的手，叫他不要開玩笑。但是另一個又伸手想從他手上搶下來。他準備又是一腳，但他沒有動——

「唔又講什麼壓迫。」

「誰壓迫你，你又不是土匪，誰個的東西沒有放下來，你瞧——」他眼睛一紅，有點火。可是回頭望望天井裏，堆的像山坵。外邊在魚塘岸上的人，都空着手在熙攘着。有的像解除武裝的兵士，低垂着頭，喪氣她媽的，他們的可以放下來。他可不行，那除非要他的命。當他想掙脫手還沒有掙脫下來的時候，從天井邊又走過兩個不相識的傢伙來。笑咪咪的說：

「弟兄，放下來，等等一道分，總歸是你們的。」

很奇怪。他並不是怕，但他的心軟下來了。好像小孩子拾得件東西，心甘情願的送給大人一樣，他鬆下手。可是皮袍子一到別人手上，他又悔恨起來。早知道這個，又何苦去發掘那間夾牆。已經悔也沒有用，也祇得像被解除了武裝一樣，悄悄的站到魚塘邊上去，但他心裏還是想着，齟齬着。

「回頭不分把老子，總得打死他個罷人的。」

他站在魚塘岸上，兩手交叉着胸襟。分明他是上了當，但他不作聲，眼睛賊般的注視着天井裏的衣物，特別是他的那件皮袍子。山風從屋後竹園裏吹過來，吹動那白白的毛，好像剛着地的雪花。他的眼睛又漸漸着起火來。在着火的眼光裏，他又看到自己穿起那皮袍坐在門檻上抽着煙，像王老爺一樣。世界真個變了。他感覺一種無名的欣喜。

而他四周圍的空氣，是緊漲的，滾開了水一般緊漲。彷彿王家大屋謀殺了人，各地的人都來打人命樣的。屋子裏翻箱倒籠，如同木匠進廠那麼熱鬧；外邊殺的殺豬，打的打雞，還有些要魚腫肚子的，九月的天氣，赤着膊，跑下塘去撈魚，然而這都於長發無關，他所當心的，是等候那件皮袍穿在他的身上。

太陽漸漸西斜。倒在塘岸上的人影，慢慢拉長，拉到水裏面去。霜風吹動着塘水，影在水裏打着滾，人也覺得有些涼意了。就在這個時候，人都停下動作，聽候分配。分配的結果，以七個村莊為單位。農具，木器，穀，依照七個單位分點；還有現金，銅器，衣服，

一概充公，再由公家廉價拍賣。自然囉，長發的皮袍子是在拍賣的範圍內。

長發無論如何不肯服這口氣。這是什麼分，簡直是騙人，唔，充公，還不是由他們拿去好穿，好用。他覺得不能這樣輕易放手，於是他又找到原先由他手裏拿去的那兩個人說：

「答應皮袍子分給我，怎麼又不分，騙人囉。」

他臉孔扮起來，拳頭抓得緊緊的，好像不給他，真的要打死個罷人。

「弟兄，祇一件皮袍子，你要分，他也要分，又那來的這麼多？」

「咿！你的口吃飯的，總不是吃糞的。」

「如果你真的要，拿五塊錢來——」

那個傢伙，總算很客氣。圍着他吵的人，也就不止一個長發，還有問他要錢的，要手飾的，最後他宣佈統統不理，要找他的，明天到鎮上辦公處去。

長發打人的那股勁，本是濃的很，像一把火。而那傢伙的嘴，比十二月風還利害，

無形中把長發漸漸吹涼起來。說本說的有道理，可是那來的五塊錢，不要吧，祇需五塊錢，能夠穿得像王大爺那麼闊氣！要是要的，只愁的五塊錢。

他本來也就沒有嘗過那股味，並不是皮袍子於他有什麼特別的恩惠。與其說皮袍子對他有恩惠，不與說他下意識的好奇，不，他是想穿起來像王大爺，作爲一種報復。總算他會打主意，他有五塊錢了。

不是嗎。他的老庚豬仔，元狗，商喜，一定可以跟他合伙。元狗也是個長工，豬仔家裏比較好，商喜做木匠，手下也並不那麼拮据。他們往常都以豬仔家裏做會合地，因爲祇有他家有油，可以拿點出來，每晚有點燈讀夜書，或者練拳。有時到夜深人靜，縮到人家去偷隻能鷄，也祇有他家裏才好烹，才肯拏點鹽油。他們這樣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結合着，有好幾年的光景。那末，論理說，這件皮袍子也應該合伙買才對；事實上，也祇有合伙買，才能達到目的的，於是長發決定進行着這種計劃。

這種計劃實現的第二天早上，長發就到鎮上辦公處去。

辦公處設在土王廟裏。那些準備拍賣的東西，掛在每年六七間唱大戲的台上，好像戲班子又來演戲似的，台上紅紅綠綠，陳設各種各樣的衣物；台下擠滿着人，而且每個人的臉是興奮的笑的。當然，長發的臉，也是興奮的，但他沒有笑，他是在心裏笑呢。

他跑上台去。最使他注意的，是皮袍子。可是不然，台上皮袍子多着，這又使他上了當。狗雜種，昨天說只一件，今天又掛出那麼好些。究竟好壞有別，他的那件，是特別耀眼，更因為牠出自王大爺家裏的貨色，觀光的人，也就特別多，最看得仔細而又出神的，要算做裁縫的夏俚拐子。

的確，貨色不錯，說是羊毛的，這種羊，誰也沒有見過。毛是那麼長，又那麼細，而且白得柳絮似的，擎到手上，好像一泡豬油。至於價錢呢，這只有夏俚才懂得。是王大爺做六十壽的那年，他的死在北京的那個第三個兒子，花三十多塊買的皮子。手工，是夏俚做的，足足花二十個工。在做那件皮袍子的時候，王大爺除應給的工價，額外還

封三塊錢禮，做喜錢，至於平日的菜素，那是他做裁縫以來，空前絕後的豐盛。就是夏拐子這時候看到這件皮袍子還感慨係之的回想當日的情景。

長發懂得他的意思，很賣弄的拍着他的肩膀——

「夏拐子，你說五塊錢，要不要得？」

他把面子又翻個邊，面子是繡花的，好是滿好看，亮亮的，發着褐紅色的光。可惜樣式宜於讀書人老人穿的。他們農夫牧子，當不在意這個。而裁縫夏拐子却將這件皮袍子的真價說出來，這更壯了長發的氣——

「我說五塊錢是買得。」

「要是我有錢，我都願意。」

「唔！」他鼻子哄着，心裏發着笑。要是可以做五件背心的話，不妨邀他來一個。就他的手工做，他不出買的錢，他也不要手工價，不是一舉兩得。他把這意思，跟夏拐子一說。當然囉，夏拐子本是天生的一付滑嘴，人家才喊他拐子。這裏，他更施展拐子口的

技倆，一把鼓動長發買了來。馬上帶徒弟日夜趕工，把五件皮背心做了還剩點零頭，他樂得做件長褂子的領頸。

長發和他的老庚幾個，自從有了這麼件背心，關係就更其不同。以前旁人所懂得他們的，是他們一夥兒玩，一夥兒吃，如今穿的都一個樣，儼然好像四兄弟。不過也正因為這個，間常引起旁人的物議——

『你看，那種樣子，衣衫角都要挨倒人。』

每當他們四個人走做一道的時候，總有一套難聽話，鑽進他們的耳朵裏。這於長發祇增加他的驕傲，一聽旁人這麼說，他的回答是很粗野的。

『你們有穿，也去穿。』

其實穿了這麼件皮背心，不一定算是發跡了。雖說世界變了，一種素樸的心理，還是在一般人的腦筋裏存留着，意思是過去穿襪的，如今也應當穿襪的，以後還是要穿襪的，彷彿他們穿襪的生，應當穿襪的死。



這裏，第一個感到這種誹議的威脅的，是元狗。他覺得旁人的話是對的。於是把背心脫下來，不穿嗎？穿的，穿在裏面。再，不跟四個人一道走，他這種不一道走，並不是脫離老庚的關係，正因為怕旁人破壞他們的關係，才避避嫌疑。跟着，商喜老庚，也不常在一道走了。剩下的，祇有長發和豬仔。兩個人走，也不見得那麼起勁，末後，也就跟平常一樣，沒有那麼顯形迹了。

在長發這一方面，他還不承認穿背心是那麼討人嫌的事情。有時候，祇要天氣稍許暖一點，胸襟上的扭扣，照例是不扣的。沒有扣子嗎？不是的，他是要露隻角在外面，好讓不相識的人看見，對他有那麼一句話：

「長發，闊啦，穿皮貨！」

「好話，塊能錢東西，值得個狗屁屌。」

他的驕傲，就是用謙遜的話語表示。至於參加什麼羣衆大會，無論是下雨，或者落雪，他的胸襟是敞開的，意思是讓北風吹起那白白的毛，在人們的眼前飄動。要說

長發生平有過得意的事，這就是他最得意的時候。

可是他千萬沒有想到，皮貨並不是那麼容易穿。所謂不容易，不是說要有什麼福氣，然而要有勇氣，是不錯的。比方他的元狗老庚，他有勇氣，在今年聽到王大爺又請得兵到手，將要回來的時候，就跟隊伍一夥兒去。當晚邀長發一道走，他不說有黃腫，不能在山上露宿，又說跑不動，總之，沒有勇氣，怕死。

所以被王大爺的兒子逼着問他家裏的皮背心。

皮背心，並不在乎，有可以穿，沒有也使得，更無須說什麼勇氣不勇氣。不過有一點使他難為情的，就是送還王大爺以後，那一定有人這樣的問：

「今年不穿皮貨？」

他想到這點，耳子跟有點熱。很無聊的拿起身邊的燒火棍，在爐子裏攪攪灰，灰是冷的；他又抬起頭來，烟囪裏直射來一道白光，瀉在他笨黃的臉上，灰暗的，一種莫名的身世之感，第一次爬上長發的心頭：

『的確，做人真是困難。』

正在這個時候，夏俚拐子兜着狗吠，步進長發的灶屋門。屋裏是漆黑的，雖則他們兩個坐在內面，一點聲音也沒有，這使得夏俚倒退了幾步。他知道有人的腳步聲，才把灶角上的松柴點燃，然後照着他進來。

當然，夏俚的來，是爲的皮背心，不過好意還是惡意，長發就沒有注意這個，他只把這件皮背心締造的艱難，彼此再道出一番，表示心上的不願意。要說渾厚，這又是渾厚的地方。

『長發，你那件皮背心，還在不在家裏？』

『失是不會失的。』

他的心，是和他的腸子一樣直，所以他有一句就說一句，說出去，究竟得的什麼結果，那他是不管的；就是他罵人也一樣，比方有人譏笑他穿皮貨，他就是這樣粗野的回答：

「你們有穿，也去穿。」

正因爲這種原故，才使得長發心上不安，或者以後再遭什麼禍害，也未可知。不過這並不是他所要去想的，也不是他所想得到的。他所想到的是他沒有穿過皮貨的滋味，才辛辛苦苦弄來這麼件東西，還沒有穿上兩個冬，又說要回去。這未免太便宜他，自己太吃虧了。何況不單止他一個人有，即使要還他，也得跟豬仔老庚商量，要是他的不還，他不更冤枉，於是他決定去找他。

他跟夏俚一道離開自己的屋子。屋外是靜寂的。要說沒有光，天又是那麼白白的；要說有光吧，路又看不清，總之，是灰灰的，白白的。他就在灰白的夜色裏走着。在路上，他永是沒有碰着誰，除非聽到自己的脚步声，此外就祇有他所兜起的可怕的狗吠。至於他所經過的人家，門都是關上，沒有一個窗眼裏漏一點點的火光，好像七月十五剛燒過衣包的墳山，冷恹恹的，要不是膽子大，真有點不敢走呢。

「去年，那裏是這個樣子。」

他心裏說着，不禁打起冷噤來。的確什麼都變了，去年五塊錢可以買皮貨，雖說那個傢伙不准他搶，但他罵他吃養的，還是很和氣的，當然他有點過分，這就更看出那個傢伙對他的寬大，可是今年呢，今年變了，穿在身上的皮貨，都要拿回去。——唔！這是什麼世界。

他進到豬仔老庚家裏，和他商量的結果，決定不還去。不還的理由，他們是人，他們在花錢買來，他們應該穿。這裏有一點使得長發感到苦惱的，就是豬仔老庚那句話——

「你幹嗎告訴夏俚拐子皮背心沒有失去。」

長發經他這麼一說，他似乎有些覺得。於是他記起夏俚拐子跟他說話的那種辣不辣，酸不酸的態度，說話的時候，眼睛是賊樣的注視他，以及他並不說他的背心還去。從這些地方想起來，的確是笨。

「爲什麼不說沒有在家裏。」

可是悔恨也沒有用。長發他是有這樣天性的，錯就錯到底。那末，就算在家裏，老子也不還他。於是很快的跑回家裏，從樓上箱篋裏把背心尋出來。當他拿到手上，摸那絨絨的毛，真捨不得放手，他媽的，祇說要把他的拿去，那不啻要他的命。

他擎着皮背心在手上，好像抱着一隻活羊。他起初放進屋簷下，瞧瞧，還是看得一點白白的，他又把牠放進米桶裏，又怕耗子；放進被套子裏，又高高的凸起；放到便桶底下，又怕起銷脫毛，他只想把牠藏到一個最安全的地方，可是總共只這麼兩間房，放來放去，沒有一個適當的地方。最後他細在稻草中間放進牛欄裏。

這樣，他那不安定的心，也和皮背心一道放下來。

第二天，長發起床來，太陽已在窗櫺上吐氣，這證明他平日並不那麼趕早，他覺得早也沒有味。他很懶散的端着油膩的木臉盆，舀了那末一調羹多點子水，蹲下來，正在用那五寸寬的土布手巾擦着左眼上的眼糞的時候，一條白褲子的腿，晃上他的右眼。

進來的，是王大爺的兒子，那股嘎喉嚨裏吐出來的聲音：

「長發，聽說你如今發財？」

他的回答，是不自然的苦笑。他懂得他的來，又是問那件皮背心，這個長發已經準備好好的，所以他沒有那麼慌張，很從容的把洗臉水淌了，然後再抽出一條矮凳子來。

少爺是不要坐這個凳子的，他的頭就頂着他的門額立着，眼睛裏好像有點火，紅紅的，很很的睜開着，像要在長發身上看出什麼東西來一樣，注意他的每一小動作。因為長發過事不作聲，他先開口說：

「聽說你如今穿皮貨？」

「沒有的事。」

「怎麼不穿啦？」

「沒有拿什麼穿。」

「哼，沒有——」他鼻子一聳——「趕快拿出來，你要自己明白，這不是你當朝的時候。」

臉色驟然一變，好像凝冷的一塊豬血，死紅色。

但是長發是決定的。不會自己拿出來的。雖說從他們的皮袍子剪下來，到底他也花過一塊半錢，就這樣善手善腳交出去，未免太丟面子，況且他又無憑無據，所以他很強硬的回答：

「說沒有就沒有。」

「當真說得這樣硬。」

他說着翻轉身子，就從外邊把夏俚叫了進來。夏俚是有一付拐子口，雖然他幹的最下流的事，嘴裏還是笑嬉嬉的，表示很和氣的樣子。

「長發，既然在家裏，又何必說沒有。」

長發一見到夏俚那種奸笑，就比刀傷了他的心，還要憎恨。本來，長發對於皮背



心，並不在乎，有可以穿，沒有也使得，可是經夏俚這樣的好滑的面對面的證實，他索性不拿出來。當然，夏俚的企圖，在保存他的一件，長發却並不這麼着想，他認為夏俚是在想把他們的拏走，讓他一個人穿起好在他們跟前擺架子。

由於長發的堅持，皮背心總算是很安全的躺着。而在另一方面，是碰了一鼻子灰。就這樣沒有事情了麼？當然囉，王大爺不會這樣沒有威風，當年周圍附近的那個蠻漢，凭他有多大氣力：要他圓，就叫他圓，要他平，就叫他平，比方，他要用匾担打長發，他就打。這種威風，現在他還是存留着的，所以剛剛王大爺兒子出去的時候，簡直搗風一樣，衝地去了。

長發雖然強硬到底，總算把那兩個硬出門。可是他心里頭，却又軟軟的，沒有主見了。也就是他們出門的時候，給與他那種惡臉的印象，在他心上梗着。

他本想這樣好的天氣，出去砍點柴，黃天白日一個漢子，守在家里雖說旁人不要講話，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可是這麼一來，什麼事又都不想做了。

「做的有什麼味。」

這是他近來才有的惰性。他也不去打算這是惰性也好，什麼也好，祇守在家里。他守在家里的結果，五個穿灰布衣的傢伙，拜上他的門。跑進來，一句話也不說，好像主人家一樣，筆直對房子里衝，每一個臉，樣子並不相同，可是神氣是相同的，都像廟裏的神像，眼珠凸凸的突起，沒有點笑意。長發炯的光着眼，忙望着他們衝進房去。

跟着進來的，又是那一條白褲子的腿。這時，王大爺的兒子，不是怒，而是笑：

「長發，還硬一下子吧。」

他沒有作聲，又在心裏打着主意。讓他們去搜吧，好像滿有把握似的。可是那幾個傢伙，並不想跟長發結親戚，在樓上，在樓下，翻來翻去，米啦，油啦，鹽啦，被毯啦，這都是很合他們隊上的意的；還有刀子，鍋，甚至掛在樓板下預備做種的幾串紅辣椒，統統拉下來。當長發跑進房，這些，都已經到他們手上了。他本來急急不過，這更使他着

火，一把跑上去抓那矮矮的一個——

「搜就搜啦，搶——」

「媽媽的！」

那傢伙把手上的紅辣椒扔下，反轉槍蹶過來，長發一把抓住那傢伙，就抽刺刀，他又抱住他的手，一陣毆打開始了。可是沒有防備樓上跑下來的一個，左一鎗，右一鎗，蹶在長發的腰腋上，他於是像打昏的一隻鷄，懵然的攤倒着床脚下。當他醒悟轉來，房子裏好像新搬進來的，什麼都沒有，有的就只有他周身的酸痛。他從地上慢慢掙起來，像八十歲老嫗一樣，拖着沉重的脚步，踱進牛欄門前，牛欄裏也是空的，空的……

長發於是明白，這兒沒有他立腳的地方。在第二天還沒天亮的剎那，他朝着向天空畫着起伏的曲線的濃濛的高山那一方走去了。

## 忤 逆

因為掛念媽的病，我從舅舅家裏急忙的跑出來。雨還在迷迷濛濛的下着，天還陰沉沉的。聳立在眼前的山峯，露出一個哭喪的臉。輕霧在牠的臉上迴游着，又向着繁密的樹林和山脚下的村莊漫延開去。村莊是靜寂的，靜寂得沒有人煙。間有一條黑狗，從那杉樹皮子蓋的茅棚的跟前踏過，使人更加感得淒冷。我打着一把破爛的油紙傘，在泥濘的路上走着。脚步怪沉重的。風從山峽中吹來，從紙傘的漏洞裏吹到我的頸上，冷得使我發抖；要不是隴畝上的油菜花黃了，誰也不會覺得這是春天。我一面想着，這樣冷的天氣，又沒有吃的，媽的病，怕是沒有好的希望了。

跨進門。屋子裏是黯澹的。媽躺在灶門前的柴窩裏，噁噁唧唧的哼着。那沉重的像要斷氣的聲音，窒息得我幾乎要哭出來。我把傘放下門彎裏，挨近去低聲地問：

「媽！今天鬆一點嗎？」

她勉強地搖搖頭，顯得很苦惱的樣子。之後，向着屋頂上的煙囪，眨一眨眼，隨又無力地合上去。灰白的天光，照着她那浮腫的臉，好像淹在水裏的木瓜一樣。掛在煙黑的牆壁上的那隻破籃子，積滿了一籃的黑灰；離媽的頭，不到兩尺高，黑影投下她的臉上，神色越發難看。

我於是又記起婆婆死時候的情景來了。她也是病着躺在這柴窩裏。在她發病的那天，我還纏着她要她在籃子裏拿東西給我吃。如今媽病下來，籃子裏是空的，什麼也沒有了。

我抱着頭，坐在媽的旁邊的條凳上，凝視着火爐裏的黑灰，冷冷靜靜的，如同坐在荒僻的古剎裏，不由的心也冷下來了。

樓上，好像老鼠爬翻了罐子蓋一樣，鬧得嘩哩哄噓響。我煩怨地抬起頭望：一朵一朵的黑灰沫，從樓楞上落下來。落得媽的臉上，滿是黑斑點。她向壁彎裏動一動身

子喃喃地咒罵着——

「死瞎子，唉……」

我知道又是爹在樓上。其實，這上面，除了幾根乾柴，什麼東西也沒有。我說：

「爹，你翻什麼？」

他沒有聽見，還是在唏哩哄隆的翻着。說起來，爹也實在太可憐了。自從媽病下來，灶屋裏的事，就是他一個人做。洗盥啦，掃地啦，有時，還扶着棍子去挑水。整天猴子跳圈似的，在屋子裏東摸西摸，摸個不歇氣，還要操心媽的病。樓口上，他伸出一隻黑腳板，像是在找梯子，我恐怕他掉下來，喊道：

「爹爹你當心點！」

「啊！昌喜回來了。」

他說話的聲音，是低微而憂愁的。接着，就伸出一個猴子臉來。滿臉的黑灰，像是爐灶裏扒出來的燒焦了的柴樁。他那虛弱得發抖的手，拿着一網黑薯葉，扶着梯子

一高一低的摸下來。我望着那焦枯的薯葉，在他的手裏捏着噹噹的響，我又想起舅借米的樣子了。

舅舅也是一個殘病人，好幾天沒有吃一粒飯。因為我去了，拿着升子東家去借，西家去討，結果，還是一隻空升子。他跑進門，扔下升子，坐在門限上，長聲地嘆着氣。

「爹！舅舅也病了，」我說。

「噯——叫你不要去，」他撩起破爛的衣袖揉擦着他那紅紅的眼角，遞過他手上的薯葉來，說，「我早就曉得預備一點東西在家裏……」

這薯葉，不知是什麼年間的。聞着那股火煙氣，心裏就有點要嘔。若是洗下來，葉子都會變成灰屑，剩下幾根枯幹子，那更是不要吃的了。我接過薯葉，望着爹的兩隻紅紅的眼珠上的血絲，聽着媽在嚶嚶唧唧的哼着，心裏是飽滿的，即使有龍肝鳳膽，此刻，我也不想吃了。

山霧漸漸的籠罩下來，屋子裏是更其陰沉而黯澹了。彷彿天就要塌倒下來，空

氣是怪沉悶的。蟄伏在水缸下的青蛙，故意與人爲難似的，大胆地跳出來，蹲在水缸架上，用一種冷靜的眼光窺視着我：好像說：這是不祥的屋子啊！

我重重地在地上蹬一脚。蛙跑了。我說：

「爹，媽的病，又像加重了。」

「噯，就是囉！」他伸手摸着凳子說，「屋前屋後，又沒有一家有借的……」坐下來。仰着他的那個猴子臉，向着灰白的煙囪祈禱地嘆息着——「唉，由天啦！」

我也望望那灰白的煙囪，想，屋前屋後沒有借的，這些穀，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去年沒有遭水災，也沒有遭乾旱，雖說不是豐年，收成也不壞啦！單就晚穀來說，我們也收了拾來擔；就算我們倒霉，爲了借下新屋的一擔穀幾乎鬧得打官司。用去幾擔，還去幾擔，一場苦力，就這麼白費了。旁的人家，是沒有倒霉，如我所熟悉的牛仔老庚，他就收了不少的穀，祇有兩口子吃，怎麼也就沒有了。他一定是裝腔的。再和他去好好的說，也許借得到一點吧，我想。



此刻，雨停了。天還是陰沉沉的。祇有東邊的角上，撒起一片帳幕似的白雲。表示一點天晴的意思。

我跑出門。鄰居的孩子們，有的拿起網走向江邊上去；有的從田野裏扯了水草回來。可是每個孩子的臉，都是皮黃骨瘦的。走起路來，好像草人一樣，要是有一口大風，就可以把他們吹走。他們各人走各人的路，沒有笑容，更沒有說話的氣力。我望着他們，又想起弟弟，近來也會這樣皮黃骨瘦的，心裏難過極了。走到老庚家裏，他們的門上掛着一把鎖，我把鎖摸了一下，又苦惱地走回來。

坐在灶的側邊的爹，伸出手在灶角上摸臉盆。想要做夜飯的樣子。可是放在柴窩裏的薯葉，我還沒有拿去洗，也懶得去洗了。像媽病了這麼十多天，什麼東西也沒有吃，難道這枯澀澀的薯葉，她還要吃嗎。我說：

「爹，還有秧穀嗎，弄一口粥水……」

「那裏還有秧穀，唉……」他摸着臉盆輕聲地說，「上次道十來收魂，糯穀種

都倒來用光了。」

提到糯穀種，我又想到今年的田，怕要荒得成了。天一晴，油菜就快好收割。油菜割了，把土耙過來，就要秧插下田去。可是我們的秧穀，還不知在那兒。要是這個時候不下種，那以後又拿什麼東西來秋收呢。我向四壁搜巡着尋求答案。於是床上的那條土布棉被，就跳出陰暗的內房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爹，那裏有穀當，拿被去當一點……」

「這個時候，那裏有——」他帶一種絕望的神氣說，「祇有找你的鴉片鬼公公，拿到煙館裏去，找那些吃煙的想法……」

「吃煙的——」我又有點遲疑了。並不是吃煙的沒有辦法，而是覺得這種辦法有點不妥當。雖說有棉被做抵押，在人家聽來，總以為我們得「黑貨」。祇有公公這賤胚，才肯混在那些人堆裏，自己作賤自己。不過與其這樣走頭無路，不如找找公公也好。

我跑到煙館裏。公公正躺在那髒得像狗窩的橫鋪上。一盞矮矮的油燈，罩着一個半圓的玻璃罩。咪咪的燈光，在那玻璃罩底下，無力地打閃着。照澈那古舊的屋子，如同佛殿一般的陰冷。所不同的，這兒有一股使人聞着頭昏的煙味。公公聞着這股煙味，守着燈，昏昏欲睡的在打盹。

「公公！爹叫你回去！」我喊着。

他慢慢的從床上爬起來。接着，喀噠喀噠的咳嗽起來，咳得喘不過氣。照這種咳法，這老頭子，在世上也就沒有好久的日子了。他彎着背，豎着一根栗子柴，跟在我的背後問：

「昌喜！你媽的病，有點起色嗎？」

「沒有。」我說，「爹要你拿條被找煙館裏什麼人去當點穀。」

「煙館裏有什麼穀，那些人又不做賊！」他覺得爹有什麼事，就找煙館裏的人，好像這些人什麼都可以偷得來——「他老是閉着眼睛瞎說！」

我抬起頭望着東邊的天上。那層層的暗雲走馬似的向兩邊撥開。晚霞就在雲翳裏露出一個蛋黃的臉來，映入屋背後靜靜的樹林，鮮豔，活躍。被雨水打得搖搖欲倒的桃枝，楊眉吐氣地伸起腰來；從山峽沖積下來的潮水，匯成溪流，在屋邊溝裏奔流着，像在詔示着人們說：天晴了。

弟弟這短命鬼，赤着脚迎着水流，在那兒玩着。玩得兩隻褲腳浸濕的，滿鼻子的黃泥，沒有人手洗衣，他偏要跟隨你這樣淘氣。

「不趕快上來，就要把你淹死！」我惡狠狠的對他說。

他躡着腳站上來，脚是紅凍凍的。怕見人似的低垂着頭，玩弄他那小小的手指。可是屋子裏，爹已經在罵道：

「短命鬼，要尋死，就到大江裏去啦！」

他望着公公來了。撮着嘴，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公公從他那撮着的嘴上，又知道他是受了冤屈了。

「唉，孩子，怎麼不懂事……」

公公習慣的摸着他那圓圓的小頭。他有一個寬闊的額角，和一對靈活的眼睛，這是公公誇獎他聰明的最大的證據。可是這一向來，那寬闊的額角上，漸漸露出一條條的青筋，靈活的眼睛，也一天天陷凹下去。公公心痛極了——

「好孩子，不要裝着哭臉，給公搬一條凳來。」

他有聲沒響的挨着不動。是往常，一恍惚，他就乒乓兵兵跳進屋子裏搬來了，這一來，公公更加感得難過——「好好的一个孩子，一餓就餓呆了。」他聽着公公說，於是負氣地把凳子搬出來，放在石階上，用衣袖懶懶地揩揩凳子上的黑灰。一聲也不響，又呆呆的站着。

「好孩子，來再給公公捶捶背！」

本來，他是公公的一個老捶背的。知道公公一要捶，就要重重的捶，特別是左邊返手的那塊兒，要捶得重。從背頸裏到尾脊上，一遍又一遍地捶着。捶得公公說，「不

要捶了！他還碰！碰！敲！鼓！似的捶兩下零的。回頭，橫身倒進公公懷裏，撒起嬌來。

可是此刻，公公喊他，一動不動，老是呆呆的站在那兒。

「好孩子，給公公來捶背！」公公又喊着。

他的臉向側邊一歪，拖起兩隻濕褲腳，睬也不睬的去了。

要說這孩子壞，也就是公公嬌養壞的。不過照近來這樣的瘦下去，就不是嬌養壞了，也是很難長大的。我想着走進屋子裏來了。

爹把薯葉放下臉盆裏，已經在那兒洗滌。

不知是氣候變了，還是晚潮的原故。媽的臉上，突然泛起一陣暈紅。我又想起婆婆說的話，「老怕紅，少怕黑。」像媽的臉上這樣泛紅，不是很壞嗎？但是媽閉着眼睛，靜靜的，如同安息了似的。我着慌起來了。

「爹，媽的臉上，怎麼泛紅……」

「唉！」他放下手上的薯葉，伸起腰幹來，說，「泛紅是岔氣啦！想方法找醫生來

看看。」

找醫生，錢哩？我的喉嚨又硬了。這個時候，除了下新屋——絕子滅孫的人家之外，要想借一個刮痧的銅錢，也沒有辦法啦！提起下新屋，心又有點紅。去年向他們借那一擔穀，年底裏就想要弟弟給他們抵押，氣得媽幾乎要死了。如今媽的病，也就是那時候把身體氣壞的。若是再去借錢，不是更加重媽的病嗎？我對爹把這些話說了。他說：

「沒有辦法，還得這麼做。」

我走到下新屋，胡四爺正在釣魚，我又怕向他開口。他蹲在魚塘岸邊的荳藤下，一手拿着釣竿，另一手摸着他那雪白的鬍鬚，凝視着浮在混濁的水面上的「水準」；那小小的「水準」稍稍一動，他就微微的笑起來。我的影子在水面上一幌，魚就在釣竿下散起輕輕的浪花。他驟然冷下臉來——

「沒有事，站開些！」

我向後退一步。瞧他那鬼臉，實在有點難看。但是沒有法，還得走進他的家裏去。在他家裏的灶門前，他的那個守寡的媳婦，綽號叫「三面嘴」，又張起嚙喉在罵人。那鬼婆娘，胖得跟豬一樣，她望見我，馬上眯起兩隻鷄目眼，笑咪咪的說：

「昌喜！大風把你吹出來了？我看你有了這個病鬼子娘，夠磨死你！」

她移動那三寸小腳，從桌子下抽出一條凳來，意思是叫我坐。我看她那種客客氣氣的樣子，總疑心她肚子裏別懷有鬼胎。我也裝着笑臉說：

「太太！想求你借點錢。」

「有的是錢，要多少，有多少！」她分明在發氣，但她的嘴是笑着。——「這又是你的瞎子爹想的主意，想倒想得好！」

「你是懂得我們的苦處，」我的喉嚨不由的硬起來——「我的媽，一天比一天病得厲害。」

「我還有什麼不懂得你們的苦處！你們就是有個好媽，」她驟然冷下臉來——



「去年爲你弟弟的事，還沒有氣傷我的心！」

她那麼胖而嫩白的臉頰，漸漸變得石塊那麼硬，死板板的，壓上我的心來，壓得我說不出一句話，我抬起頭，從堂屋當中的八方燈籠上望過去，望到神龕上那個大紅「壽」字，幾乎要哭出來。可是她望着我尷尬不安的樣子，更得勢地嘮叨着：

「你們這些人，真是難得理會。年歲苦，又來太太，太太；有得三五擔穀歇氣，又把太太忘記到耳朵背後去了。你們有的是人，像你的娘那樣臭貨，死一個，少一個吃的！」

她愈說愈使我沒有話說。我站在她的身邊，靠着一張小方桌，好像站在半天雲中一樣。兩隻腳輕輕飄飄的，不知道應該放下去，還是提起來，一種羞辱的刺激，如同熾熱的火盆摺在背上，燒得我想一拳打過去。可是我終於捏着拳頭，氣沖沖的跑出來。

「早死鬼！衝什麼氣，沒有錢，量點穀去啦！」

聽她在背後追着喊。我頭也不回，走了。

走到廟門前。拐角的那條十字路口上兩株矮矮的柏樹下，燃燒起一牀新草薦。一望去，就知道有人死了。火煙混凝着暮靄，在黃昏的天底下繚繞着，飄起無限的悲愁。我驀地一驚：『媽死了？』我又意識着，媽的床上是一床舊草薦。可是我心裏還是難過，彷彿有什麼不幸，遲早要在我的頭上降下來……

叮噹一響，有誰在我的背後蹬着鋤頭。我回頭望去，牛仔老庚走來了。我見着他，眼睛都似乎放亮了一些。是的，我應該好好的對他說。希望他幫幫我的忙。他把兩隻褲腳捲得高高的。兩條茁實而多毛的腿肚，的確有點像牛。

『昌喜！你媽的病好些嗎？』他破口就問。

因為他這麼親切的一問，反使我不好問他借東西了。我想到他的老婆那天送蛋給媽的時候，也是那麼誠意的給媽安慰着的。確，老庚是個好人。雖說他手頭有點不乾淨，喜歡賭點子錢，可是賭錢的多，如他這樣的簡直沒有。想起下新屋這絕子滅孫的人家，更是可恨極了。

「老庚！不要問吧，沒有辦法，才又到下新屋去借錢，錢沒有，那「三面嘴」倒說，你們有的是人……死一個，少一個吃的！」

「啊！你真是太忠厚了，去年你們借款的事情，難道就忘記了？」他說着用一種疑惑的眼光，向着柳樹下一瞥，像在猜想：「什麼人死了？」

「老庚，那裏會忘記，無非是沒有法。」

「沒有法，也得想法，世界上的事情，是人做的！」他兩眼炯炯的釘住我，像要把我從苦難中拔出來似的。低聲的對我說，「祠堂裏的祭祀穀，他們主張拿來大家分……」

「老庚！我想要是動用祭祀穀，那鬍子更有機會來尋釁了。」

「話是這樣說，沒有財沒有勢，做事總難！」

「難！也得要做啦，就像你的媽，忍心望着她這樣的餓死嗎？」

「所以……」

突然，一個發亮的影子閃過來，打斷我的話了。鬍子的大孫兒，着起皮靴，囊囊地走來了。你瞧：樣子多神氣，年紀輕輕的，戴金絲眼鏡。老庚一見他，就像前生和他有仇似的，馬上捋起鋤頭，挺直腰幹，大步地跨向田塍上去了。鬍子的孫兒走近我的身邊，很威風地說：

「昌喜，天晴給我們幫幫工！」

我想，你面孔生得好。把這些人看得像狗一樣，喊來，就來；喊去，就去。人雖窮，筋骨還是貴，要餓死，也到餓死的那天再說。我睬也不睬他，走了。

天已經黑下來，雨後的村莊，又慢慢地呈現着一種睡眠的狀態，平靜，昏暗。但溝水依然湧湧的奔流着，留下雨天的情調。

爹繃着愁苦的臉，倚着門框，呆呆的站在石階上，像在聽水響；有時，用小指甲剔着眼珠裏的血絲，試睜着眼睛，打量一打量天色。他聽到門口的脚步響，又默想着是我了。

「昌喜，怎麼這樣久沒有，也該早點回來。」

在他以爲這麼久沒有回，多少弄到一點。可是我的兩手是空的。整個的屋子，也因此空虛起來。很懂事的小黑狗，從灶屋裏走出來，默默地在爹的腳背上嗅了一嗅，然後向我搖搖尾巴，意思是：叫我們進去。

媽躺在柴窩裏，哼着而又嘆着氣。油沒有了，燈盞在灶角上生鏽了。火爐裏也是冷冰冰的。公公坐在側邊，木偶一樣，儘管沉思地抽着煙，從他那旱煙頭上，閃發出綠綠的火花，使人更感得悲涼。

「昌喜，你沒有找找你的弟弟？」公公說。

「由他去！」

我不耐煩地在媽的身邊坐下來。

屋背後的樟樹上，忽然飛來一隻梟鳥，哭喪似地，嗚嗚的叫起來。叫得非常急促，又非常悲哀，那急促而悲哀的聲音，散佈在靜靜的黑暗的樹林裏，一切都淒迷了。不

祥的空氣，透過樹林，襲進屋子裏來。

靠着灶角傍邊的爹，低下頭——「唉，天啦……」

梟鳥就像來替媽報死信似的，愈叫，愈急，愈悲哀了。

公公似乎聽出這不是好的兆頭，拿着煙桿在窗沿上敲兩響，喊道：

「梟鳥有事，梟鳥當，梟鳥無事，往他方！」

於是噤地一響，樹葉震顫着，梟鳥飛走了。

「畜牲很聽話，禍害還不當在我家裏，放心！」公公安慰着說，「拿三根香來，高禱告天地。」

媽轉動身子，嚶嚶的啜泣起來。

我的眼淚，也不由的湧上眼眶來了。我噙着眼淚，凝視着窗外黑壓壓的樹影，想，要是媽有什麼意外，一切都完了。希望菩薩保佑啊！

「昌喜！爹硬着喉嚨悽慘的喚着——『你剛才到下新屋，那三面嘴說些什

麼？」

「你想，她會說什麼，打盡主意，想要弟弟。」

「唉！實在沒有法，就把你弟弟給她，救出你的媽，才能成人家啦！」

我像是整個的身子陷在深深的泥沼裏，昏頭昏腦的。究竟要怎麼處置呢？我茫然了。公公跪在窗子脚下，拿着三根香，口裏老是喃喃的唸着：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他唸完了。爬起來向着爹說：

「秋二！你自己眼目不明，年紀也來了；我是火燒柴堆，越燒越短，怎麼兩個仔，還給一個她，唉……」他從腰幹上摸出煙斗，吹出一口煙灰，說：「你記得壬申年秋荒，借她們三升米，以後無憑無據佔去我們王家坵的那塊茶山，如今又來趁火打劫，謀我的人，就是討米，也不應該給她！」

我聽到公公講起茶山，就想到檢禾穗的事來了。

那時，我還止十一歲。一個六月天的正午，太陽晒得人死，肚皮又是空空的。我和媽坐在王家埕的山脚下歇涼。當時媽看見兩個人都袖起手坐着，便對我說，「昌孩子，鬍子的田裏，稻草沒有晒，割禾客回去了，你去拖一些來，看弄得一點禾衣穀嗎？」我於是不耐煩地跑去，拖了一些稻草來。搥了好半天，約莫弄得三四升穀。我高興，媽也很快活。她說，「昌孩子勤快做，禾割完了，就做雙新鞋給你！」可是午飯過後，鬍子來了。他看見我們拖了他的稻草，就一口咬定我們偷了他的禾穗。把他們的穀倒去了，還踏碎我們的籃子。於是媽向他吵，他就一脚踢在媽的肚皮上，要不是退得快，險些兒給他踢死了。我手上拿着一個大卵石，就想打過去，可是他兇惡地向我瞪着眼，我又大哭起來了。這些事，如今想起來，還是夠令人傷心的。

「爹！」我興奮的說，「弟弟不能給這絕子滅孫的人家，想起檢禾穗的事，真是心紅……」

可憐的爹，縮在灶角邊，如同受了委屈似的，一聲也不響了。但他時時撩起衣袖



揉擦他那紅爛的眼角。

媽在柴窩裏也傷心起來了。

「唉！昌孩子……過去的事，還說什麼……早知道像這個樣子……那時候，踢死了，也超脫……」

她那氣缺的嗓子，吞吞吐吐的說着，格外使人心寒。於是老庚的話，又在我的腦子裏動起來。

「爹！牛仔老庚說，拿祠堂裏的穀來大家分……」

「公家的東西，拿是不大好拿，」爹試睜着眼睛望着我——「要是大家的意思，……」

「這個做不得，昌喜！」公公插上來說，「你年紀還輕，不懂得這些大道理，照官法辦，動用祖業，永遠不得進祠堂門，你們不記得冒辮子……」

說起冒辮子，我又有些記得了。他的兒子盜賣東嶺上祠堂裏的一塊地，那年修

譜，就不准他一家人上名字，以後，他就因為這樁事氣得生癆病死了。於是我覺得公公的話，也是對的。

夜已經有點深，屋子裏也很冷了。媽哼着要火。我掀開爐子裏的灰，還有綠綠的紅火。再加一點茅草。呼呼的燃起來了。爹又在鍋架上東摸西摸的摸着。

『你去找那短命鬼，昌喜！』

『那裏去找？』

『天黑的時候，牛仔婆娘牽他去了。』公公說。

我從黑暗中伸起腰來，頭好像有幾百斤重，一動也不能動。勉強地跑出來，給夜風一吹，才又清醒些了。屋邊的溪流，還在哄哄的有節奏的湧響着。我沿着溪流向下去。

在祠堂裏那間開煙館的小房裏，此刻，擠滿一屋的人，咿咿唔唔的，說些不大聽得清楚的話。有的說，咳！多一點，拿升子來；有的又說，打大一點火，少燒一口！各種雜亂

的聲音，弄得我莫明其妙。我好奇地提起腳跟，攀着窗櫺望裏面撒滿一地的穀殼上面，一個簸箕，一個桶，人在桶的兩邊圍着。倒在橫鋪上抽煙的，祇有一個。我想，難道他們就這樣把穀分了。我帶着一種疑心，急忙的跑向老庚那兒去。

老庚家裏，燒起紅亮亮的火。我把門重重的一推，叮噹響了，「姆呀」地哭出來。「小流氓，那個叫你站在門口！」我探頭進去，望見弟弟破口就罵。仔細看，一盆白稀飯，淌在他的腳邊，怎樣——他們也分穀了？

「老庚，正打算來找你。」

牛仔老庚放下盤。用筷子指點他的老婆說——「給呂喜裝一盤來！」

「你們不是早就沒有米了？」

「沒有，不借給你們吧。」他張着笑臉，說——「廟門前就打算告訴你……」

「你們就分穀了？」我猜疑地問。

「小聲點！」他回頭向窗上一瞥，靜靜的。又低聲地說，「我們打通了祠堂裏賣

煙的花狗仔，先偷幾担穀出來，沒有吃的，先量幾升回去煮稀飯，等到弄妥帖了，再打鑼開放！

我望着他手上的那白白的一盤，口裏委實有點貪饑。一個多月沒有見過米的肚皮，空得可以放一把牛草進去。他老婆遞過盃來，我筷子沒有拿，端着就喝起來了。

「老庚，喝倒好喝，」我說，「不過公公說，這是祖上的東西……」

「你太那個了。口裏喝着，心裏還想到那些！」他不在意地說，「你的公公是什麼人，祇會講大話，這樣不行，那樣也不行，要是你的媽死了，那才行啦！」

的確，老庚的話也說得有理。我回頭向弟弟使一個眼色，意思是叫他快點喝。他又擡起嘴要哭的樣子。

「昌喜！你要死，他喝他的。」老庚婆娘推着我的手膀向弟弟說，「來；好孩子，站到嫂嫂懷裏。」她把弟弟拉到她的膝上坐着。

我喝着。又想，少喝一點吧，帶點給媽去喝。

「老庚，你們有多的分點給我家裏的病人和兩個老的。」

「帶點給你的媽就行啦！」他的意思，兩個老的不要給他們，怕他們講出去——

「要是你也來，明天就到花狗仔那裏去量點穀自己煮。」

啊，自己煮！那末，管她媽的，也來一個吧。他們都不怕，難道我就怕；要不能進祠堂，大家都不進祠堂；要不能上譜，大家都不上譜，好歹救了目前急，以後要怎麼樣，暫且等以後再說，我想。

「老庚！照這情形，我也要來一個。」

「你不來，又有什麼辦法。」老庚看出我的心裏有點意思了，又指點他的老婆說：「給昌喜再裝一盃！」

「不要我自己來。」我拿着盃跑到鍋架上，揭開鍋蓋，瞧瞧還多哩！我於是痛痛快快喝了一個飽。

到第二天，肚子裏還是很舒服的，並且吐出來的口水，也分外清些。爹還是煮着

昨晚上的剩薯葉。我想，去量點穀來煮稀飯吧。

我走到祠堂的門口。花狗仔倚着屋柱，在看野景。並且不知從那兒偷了一塊藍土布手巾，把他的那個癩子腦壳，裹得像竿頭一樣。是往常，我又想縮到他的背後，抱着他的頭和屋柱磕個響頭，此刻，我是沒有這樣的閒心了。

當我正要和他來商量量穀的事情，那「三面嘴」手裏拿着一個紙包，拐着一個大屁股走來。紙包上，還貼着方方的一塊紅紙，很有點像喜禮。她望望手上的那一塊紅紙，笑咪咪的對我說：

「昌喜，有空，給我們耙耙田！」她又似乎想到我記起昨天的事——「你昨天才志氣高啦！講句笑話，就衝氣走了。住在莊上，這麼多年，難道不懂得太太的脾氣，有口無心，說了就說了。」

我裝做不好意思似的，望着她向我家裏走去。奇怪，聽着她那又酸又辣的話，疑心她的肚子裏別懷鬼胎。我在後面跟着她走。她一進門，就把爹拉到房裏去了。噤噤

咕咕，說些什麼，一點也沒有聽清楚。我氣極了。她走出來，我就跑進去，問：

「爹！剛才你們講些什麼？」

「沒有講什麼，她送你媽一點臘肉。」

「唔？沒有講什麼！」

「講了也是沒有法！」他小聲的說，「你瞧你的媽，病得什麼樣子了。」

「沒有法，就要你在弟弟身上想法！」

「她答應教他讀長書，給她也不壞！」

「讀長書，又不跟你讀！」

「讀得有名，總沾得一點光。」

「你一輩子想沾光，一輩子窮！」

「沾不到光，結上一條路，也是好的。」

「你不想，失去一個人呀！」

我說得有些氣憤起來。爹於是把他那枯樹皮一般的削瘦的臉沉默下來，慢慢變成死灰色了。從他那死灰色的臉上，我知道他是答應她了。我覺得非把公公找回來不可。

公公也是個不爭氣的。他又躺在煙館裏那個骯髒的橫鋪上。陪他躺着的，是賣煙的花狗仔。一盞油燈放在鋪中間。公公對着油燈流着眼淚和鼻涕，證明他的煙癮還沒有滿足。他把煙槍向花狗仔臉上伸過來，涎着臉說：

「賢老弟，再弄一口！」

「沒有錢，吃什麼煙！」花狗仔拿着煙槍放下來——「我又不是替你開店子！」

「咳！再弄一口，過兩天包你有錢。」

「今天說過兩天，明天說過兩天，你的兩天太多了。」花狗仔把臉朝着天花板，做出一種不理會的樣子。

「賢老弟，沒有煙，煙灰也弄一口！」



我在門口望着公公那卑賤的樣子，我的臉上彷彿給人打了一掌似的，熱辣辣的。這老賤胚，叫他不要混在這些人堆裏，他偏要自己作賤自己。我憤憤的跑進去說：

「你還在這裏迷燈，爹已經把弟弟賣了。」

他驚訝的從床上爬起來——

「怎麼？怎麼！」

我也懶得理他跑回來；門口放着滿滿的一擔穀，穀上面擺着五個紅蛋。一望去，就明白是絕子滅孫的人家送來的。爹彎着腰，伸出他那枯乾的黑手，在穀籬上面摸着，不知他摸的什麼，我氣極了。對着穀籬狠狠的一腳踢過去——絕子絕孫的！

爹垂着哭喪的臉，把手急速地縮回去，呆呆的在穀籬旁邊立着。

於是我氣沖沖的把穀挑回下新屋去。

下午，分穀的空氣漸漸兒有些緊張了。胡四爺聽了，氣得鬍子翹起來。當我和老庚正在他家裏商量對付下新屋的事情，老庚婆娘跑來說，胡四爺帶着他的那個戴

金絲眼鏡的大孫兒跑到我家裏去了。我很快的趕回家去。

媽歪歪倒倒的靠在堂屋中間吃飯的桌子上。抱着弟弟的頭在哭泣。弟弟睜大着眼睛，兩行眼淚流下他那瘦弱的臉頰，一顆顆往地下落。爹和公公縋着哭喪的臉，站在胡四爺的對面。

「你們這些奴才，有穀送上你們的門不要，偏要吃祖上的東西，你們要做忤逆，老子就要剝你們的皮！」

胡四爺嘶起喉嚨對着公公和爹爹罵。我走到門口停住腳。想，還是不進去吧，好漢不吃眼前虧。於是我再跑到老庚那兒，問他想個什麼辦法，他的回答：

「好漢做事，好漢當，他挨了你，有大家……」

我鼓着勇氣，一直跑回家裏。胡四爺翹起鬍子用一種刻毒的眼光望着我，好像要把我吞下去，說：

「昌喜有本頭就拿出來，把祠堂里的穀拿一粒走看！」

「又不是我！」我帶氣的說。

「不是你，憑你那個，動了一粒，就得把你們細到官里去！」

我背着臉走到媽的身邊，把媽扶進灶屋里去。

屋背後，銅鑼噹噹地響了。「分穀囉！」我在屋子里跳起來。從樓上放下一擔穀籮來，走出灶屋門，鬍子孫子就伸手來抓我的籮繩。

「先把這忤逆拿住！」鬍子鐵青着臉說

爹揉擦着紅紅的眼角嘆息着。

「孩子！不要去。」公公央求着說。

我挑着籮，把鬍子孫子的手從籮繩上扔開去，怒氣衝天地跑向打鑼的地方去。

## 夜渡

連生提着兩隻破鞋走近塘岸邊。在東嶺墻的脚下，模糊的人影從鎮上那面走了過來，好像有人在追蹣似的急速的向下跑去。跟着，那匹熟悉的頸上有着白花的黑馬，昂着頭，從對面暗淡的柳林裏跑出來。他驚疑的望着牠那脚不落地的飛跑的樣子——想，又有什麼事了。

於是他把那吃滿着塵土的黑脚趕忙地伸下昏濁的塘水裏。那黑馬就在他的背後出現了。

「連生！照顧馬。」

一種命令的聲音刺激着他那遲鈍的耳鼓。跟着，潤爺那搜尋東西似的陰沉的兩眼是直直的訂在他那瘦小而枯黃的臉上。連生從他的手上接過韁繩來。兩條長

毛狗迎上去絆着他的腿肚跳起來。他拿着馬鞭向狗背上抽下去，狗退過連生的脚下。他慌張地跑進去了。

連生和狗一樣的帶着一種猜疑的心思望着主人的狹長的背影，好像有什麼石塊在他的心上重重的撞了一下，茫然的木偶般地站着。一直到他手上牽着的馬，伸長頸子向着塘水號叫起來，他才擰轉着頭把馬背上的鞍子解下來。

但他把馬關進欄子裏以後，對於主人的驚異，又在他那疲倦的腦後過去了。他那有點殘缺的嘴唇含着三寸長的竹煙斗，很平靜的坐在院子裏的階沿上，望着花臺的牆壁上新畫的「八儂飄海」閃散地抽着煙。那苗條的撈箕嫂在牆上似乎向他頷首，他也吹散着輕煙微笑起來。

從灶屋裏傳來輕捷的脚步聲。他斂住着微笑回過頭來：那臉子圓圓的矮小的四嫂子，帶着一種發氣過後的漠然的臉色對他說：

「缺子，老爺叫你去。」

殘缺的嘴唇很勉強地做着奸狡的微笑。他在階石上把煙灰敲出來，不自然的伸直着腰幹，喃喃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過去。

跨進房門。那繚繞着書桌上的兩枝大紅燭，把他楞住在洗臉架的旁邊。爛爛的燭光，用它那緋紅的舌頭，把整個的房間舐得灼熱起來了。那靠着粉白的牆壁的紅漆木器，躺在地上的兩口四川皮箱，還有那些長長短短的衣裳，都像醉酒了似的發着紅紅的耀眼的光澤；返照着那光澤的他的臉上，不由地也灼熱起來。

太太焦急地坐在收去了鋪蓋的空床上，橫橫的抱着小少爺解圍裙。小少爺哇哇的躺在她的懷裏掙扎着。小姐把手上的圍裙丟給太太，就從壁上取下她的未婚夫從省裏寄給她的照像，擠放在箱子底下。那掛名進過洋學堂的袖手好閒的少爺也慌忙的在壁櫃裏翻着租穀簿和那一束一束的契紙。跟着，潤爺端着一個銅盤子裝着一盞鴉片燈從內房裏走出來，他把那微弱的燈光吹熄就向着連生發話：

「趕快到秋保家裏去把租穀錢拿來！」他一面把煙盤子遞過來，「說好今早上送來，聽見風聲不好，又想拖下去，這昏蛋！」簡直對他自己罵着一樣的說，「到那裏不要做客一樣，說沒有就空手跑回來。」

連生一聽到要他去討租穀錢，那灼熱的臉，馬上冷下來。他偷瞟着潤爺那蒼白的嘴唇，口裏喃喃的說着：

「這時候去問人家要錢……」

「怎麼不動？」潤爺催促着。

他嘟嘟地跑出來。院子裏的兩株羅漢松已經朦上了一層暗色。鷄羣在階沿上咯咯的唱着晚歌。四嫂子站在灶門前望着他那木板似的像是生氣的臉，問：

「太太他們今晚上那去？」

「除了上山，你想有那裏去。」

他不耐煩地說着就走出門去。

在走向秋保家裏的路上，連生望着黃昏的田塍上，人都在匆忙的走回家去。並且村莊的那邊吹着響亮而急驟的收牛的號筒，彷彿告訴每條牛的主人：風聲不好啊，趕快各自照管各人的牛。他想，他也應當加速脚步，快點去，快點回來。

可是秋保却很安靜的把晒在菜園牆上的稻草一捆捆的收拾着，在很遠，連生就模糊的看出他那有點微彎的駝背。於是秋保那說起話來酸酸的使人難受的態度，首先，在他心裏捲起了和他討錢的一種困難的印象。他走攏去裝腔地說：

「秋保叔！這樣晚啦……」

「缺子潤爺要你來討錢吧。」他譏笑地望了望他那殘缺的嘴唇，又回頭去收他的稻草，一面說，「今天要錢，哼，天大一個，問他要不要……」

連生用那呆滯的眼光凝視他在牆上拖着稻草的兩隻黑手，有點不服氣的說：

「你說定今天送去！」

「不送去怎麼樣？」



「叫我來——」

「你來，唔，不想想自己是什麼人，」秋保頭也不同輕視地說，「要是我秋保跟你連生那樣單身一條，比你還會說！」

「少說些！」

連生氣憤地從腰幹上摸出煙斗默默的含在嘴裏。他想秋保這種人是聽不得好話的，定要雷大一聲罵起來，他才死蛇一樣：他在回去的路上又想，他家裏這麼多人吃飯，也難怪……

走回家來。四嫂子沉默着臉，小鷄樣的立在潤爺的側邊，帶着像要哭出來的聲音說：

「老爺，我回家裏去去就來。」

潤爺聳着濃黑的眉毛斥責着：

「誰說的不准回去！」

跟着他那搜尋東西似的陰沉的眼光，從四嫂子的臉上掠過來，兇惡地盯住連生拿着煙桿的手上。四嫂子低垂着頭冷冷的從他的側邊走出去。他就在那兇惡的視線下孤立着。

「拿來沒有？」潤爺問。

連生臉色沉下去。像是預備挨耳光似的，兩隻熱辣的耳朵伸張着，然後小聲地說：

「他要你自己去。」

「什麼？」他轉身向着少爺，「你去這沒有用的東西，祇會吃飯。」

連生默默的望着地上那兩口鎖好的箱子，好像兩頭笨豬等他挑起來。於是他移動着呆滯的眼光向四壁張望一下，一種空虛的感覺就在他那簡單的腦子裏浮泛起來。

因此，他也想到他的財產了。很快的他就走向他那高貴的住處去。那是牛欄隔

壁的一間裝灰燄的屋子——頂宜於懶貓去過夜的。他兩腳踏在灰燄裏，在潮濕的草薦上，那補得像一條舊蓑衣的棉絮下，摸出那五百文上下的銅元和那壓得扁平的一束生烟，很穩重的放在腰包裏，於是放寬脚步胆壯地走出來。

在灶屋裏，四嫂子臉朝着煙黑的牆壁，噎噎的抽動着她那瘦小而纖弱的肩膀。從側面望過去：黃豆大一粒的眼淚，簷前滴水似的不絕地落在她的胸脯上。一種深刻的兒時的啼哭的印象，從四嫂子的淚珠裏滾現在他的眼前了。

也是這樣一個秋天。他跟着媽在九度冲砍柴，僅僅砍下一根茶樹，那惡魔樣的山主跑來就搶去他的鐮刀，他當時伏在地上哭起來。可是媽噙住眼淚親暱地教訓着他：『孩子！哭是沒有用啦……』以後他的媽死了，他還是牢牢的記住這句話。此刻，他望着四嫂子這樣傷心的哭泣，他的媽的話和她那親暱的形容一齊湧上他的喉頭。他拉拉她的肩膀勸慰她說：

「哭有什麼用，有話總好說個明白！」

四嫂子撒開他的手，好像對他發氣似的說：

「你說得明白，我是說不明白。」

她說着，一面想起她的病了一個多月的丈夫，今晚上跑不動，會要遭受禍害，他的肩膊愈是抽動得利害起來。

「唔！」連生很不以為然的嘆息着。——「人家走，你不是沒有腳……」

這時，潤爺袖着手昂然地跨進門。那搜尋東西似的陰沉的兩眼又在他們兩人的頭上掃射着：「嘴巴放平些好不好！」

四嫂子揩揩眼淚，拿着鍋鏟嘩沙嘩沙在鍋裏鏟起來。

連生低下頭，拿着煙桿在火爐旁邊的冷灰裏無聊地劃着圓圈。一面想，他這種人，祇有秋保才好對付他。

「趕快把草鞋弄好！」潤爺命令着。

連生紅着臉很困難地從火爐裏抬起頭來，瞥瞥四嫂子那淚濕的兩眼，嗽一嗽

嘴，很快地從他那兇惡的視線下溜出去了。

跟着，潤爺也從那油煙燻天的灶屋走到寂靜的院子裏。他繞着階沿來回地踱着，好像磨坊裏的水牛，習慣的盲目地兜着圈子。他走幾步又停住脚，聽聽屋背後風吹着竹枝噼噼的發響，縐着眉頭凝視那灰暗的天空——想：怎麼還沒有回一會兒，又抓着頭皮咳，不應該叫他去。他踱着又想着秋保這昏蛋，要是地方上稍爲安靜一點，就要拿來狠狠的辦他一下。

當他緊咬着牙根想要辦人的時候，一個暗影碰碰的闖進來，跟着，氣喘地說：

「爹！快跑，秋保這傢伙上鎮上去了！……還有叔叔們早已走了。」

潤爺瞠目地望着他那氣急的少爺，心裏風扇似的忐忑着。彷彿馬上有人就要來把他抓去一般，兩脚軟綿綿的了。於是慌忙地說：

「趕快叫連生挑起走！」

少爺喘着氣跑進灶屋裏。那急得發白的臉上顯着一種死色。連生一見他跑進

來就卽臉擰過去，對着灶上的微弱的神燈，端着中午剩下來的一點冷飯和殘菜，一隻腳踏着鍋架上，慢慢的嚼着。少爺隨手就在門彎裏拿着筯把敲着他的腳幹，說：

「不趕快放下筯！」

連生橫着眼睛，含着滿口的飯，像要唾在他的臉上。

「死樣子，眼睛放正點！」

他把筯把重重的扔下去。

「怎麼不要吃飽！」

「等你吃飽，人家都走光了。」

「我不跟你共褲腳，你走你的！」

「什麼？」少爺捏着巴掌迎上去，像要打人的樣子。

跟着，潤爺氣憤地跑進來，抓着連生的肩膊往後一拉，很神氣的說：

「奴才，不要骨頭又在發癢！」

連生用筷子在碗底上一蹬，連飯帶菜往灶角上扔過去。從房裏把箱子挑起來，氣衝衝的走出去。

潤爺走出門，又停住脚，想想馬關在欄子裏，是不好的，給別人跑來打開欄子就好牽走。於是向着跟他一起站着的太太和少爺說：

『你們跟連生先走！』

回頭，他對着愁悶地靠着門框站着的四嫂子說：

『把馬放出去！』

四嫂子嘟着嘴喃喃的說：

『放夜馬……人家的雜糧都要遭害在牠口裏。』

『怎麼馬不比雜糧要緊！潤爺手指着她的眼睛上說，『廢貨！不好好關照門，失去東西就要剝你的皮！』說着慌忙地拐過屋角走向屋背後那樹林陰翳的叢山裏，在太太們的後面追趕着。

籠罩着他的眼前的夜色，像一個無底的黑洞。間有稀疏的星星，漏過繁密的松針，在灰暗的頭上淒涼的映着眼。潤爺漸漸感覺有點冷靜起來。當夜風吹着松枝發出一種河水奔放似的聲音，那河邊濺着秋水的濕田，一畝一畝就在他那冷靜的腦子裏流過去！於是想着這以後的租穀怎麼去收呢？跟着，就好像秋保措着扁擔帶着一羣人快要追上來一樣，不由的身子微微的抖戰了。

在前面，忽然起着孩子的哭泣聲。從冷風中輸入他那恐怖的心裏，怪淒清的。他抖擻着精神大步地趕上去，那哇哇不絕的叫喊，分明是他的小少爺。「這賤胚，夜深山澗不好好的抱着……」他忿忿的咒罵起來。

太太袒開胸襟迎着冷風坐在露濕的草地上；小少爺用他那饑餓的嘴唇在她的冰冷的奶子上摩擦着，哭喊着。

「拿藕粉來！」潤爺對着小姐斥責着。

她光着兩隻圓圓的大眼睛，好像窺測天氣一般凝想着，那碗櫃裏的藕粉就在



她模糊的腦子裏閃現出來。於是做了愧心事一般，默默的趕前去喊着：

「連生，放放擔子！」

連生挑着兩口笨重的皮箱埋着頭向前衝去。如想要減輕担子給與他的重壓，硬着頸筋加速着步法，讓那彎曲着的扁担在肩膀上一一起一落，咿呀咿呀的叫着。因此，小姐的呼喚就在他那扁擔的叫聲裏消失了。

這裏，小少爺愈哭愈厲害了，潤爺於是打發大少爺追趕上去——「這奴才，非拿來敲他一頓不可！」

少爺跑去。小姐默默的站在路旁邊。他問她：「拿來沒有？」

「還在碗櫃裏。」小姐冷冷的回答。

「你做什麼去了，不帶來！」

他埋怨地說着就走上前去。連生已經在河邊那塊「南無阿彌陀佛」的石碑下坐下了。隱約地聽着後面的叫喊，知道又有什麼事了。一種莫名的煩怨，又從他那

暴躁的心底冒出火來。

「鬼捏了你的喉嚨！」少爺破口就罵，「小少爺哭的這樣利害，你的耳朵那裏去了，沒有聽見！」

「聽見又怎樣？」

「回去拿藕粉來！」

「藕粉？！」

他聳着狡猾的鼻子，擰過臉朝着河對面的朦朧的峭峻的崖壁，故意讓背脊來接受他的命令。

少爺對於他這呼喚不動的頑強的態度，氣得頭髮都要聳起來，從箱子上抽着匾担就想敲他一頓，連生滾的爬起來抓住着匾擔——

「怎麼你敢打！」

少爺怔着兩隻小小的獍猛的眼睛，凝視着連生那兇惡的樣子，匾担就從他自

己的手裏軟軟地滑出去了。

他氣憤的叫着他的爹來。潤爺那狹長的黑影門框一樣的立在連生的跟前。跟着，那陰沉的兩眼就在他那深黑的臉上發起光來：

「奴才你究竟吃那個的飯？」

連生低垂着頭慢慢的移動着步子從他的身邊走過去。

他一路走一路想：人家就這樣命好，生出來就有藕粉吃；我就前生注定，做一輩子活，衣服都弄不到手。他想着腳漸漸有點沉重起來。

走到那松林進口的地方，玲玲璦璦響着馬鈴似的聲音。他驚愕地停住腳。跟着，「碰！」的在地上蹬一下，又玲玲璦璦響起來。他畏意的向着路旁邊那黑魘魘的荆棘叢裏鑽進去。因着他的身體的擠壓，朽枯的棘枝嘩嘩的折斷起來；這響聲立刻招致了前面粗嘎的叫喊——「哪個！」聽口音，人是很熟識的。他想，管他什麼人，衝出去再說。

果然，迎面走近來的，是熟識的屠夫老四，玲玲瓏瓏運動着他手裏拿的宰豬的傢伙。他於是放下那顆嚇得發戰的心，從荆棘叢裏伸出頭來。

「啊！是你。」老四帶着一種輕視的口吻說，「缺子，你這樣膽小，那邊已經到了，你怕不怕？」

「到了不讓它到了。」

連生很不以為然的回答。瞧瞧他掛在手腕上的那個沉殿殿的襠褲，覺着他近來發了幾個錢財，說話的聲音都格外難聽；早兩年不跟他連生一樣沒有褲穿。想來真是氣人！他媽的，要是真正來了，抓了去倒也好。他於是背向着老四頭也不回，走了。

回到家裏，滿屋子是黑的。他大大的吃了一驚。他在門口喊：「四嫂子！四嫂子！」

一點回響也沒有。他鼓着勁，猛地衝進去，在裏面瞎子似地亂摸亂撞；這時，外面，啾啾的起着喧鬧的聲音，他彷彿聽見秋保也夾雜在中間說話的樣子。從碗櫃裏撲出藕粉衝地跑出去，那柳林裏一叢一叢的火在閃爍着。他：想怕要出什麼亂子了。

於是碰碰噉噉地走向屋背後去了。

他跑得氣喘地拿着藕粉來，小少爺却躺在太太懷裏睡着了。他憤得就想踢他一脚。但是那矮胖胖的冬瓜似的小姐，橫橫的坐在他的匾擔上。他氣得頭皮都幾乎要暴裂了。猛不防地從她的屁股下把匾擔抽了出來；小姐四脚朝天地攤倒在草地上。她滾的翻起身來，從腳上脫下鞋子預備打過去。他却遠遠的站開了。

「爹呀，你看這個死缺子！」

「你不是倒生的，坐人家的匾擔！」

他橫着眼睛盯住她。

潤爺聳着濃眉屹然的攔住他的視線，說：

「賤東西，你有上下？」

連生嘟着嘴。讓那鬱積着的氣憤在嘴裏發脹起來。拿匾擔往地上扳下去，擗着手昂然地望着那朦朧的魑魅的遠山。

照潤爺往常的脾氣，連生這種不爭氣的樣子，早已用匾擔從他的頭上劈下去了；今晚上在外邊這樣逃難，跟這種下賤鬧起來，他想不值得。祇好檢起匾擔往他懷裏扔過去——

『挑起走！』

連生接着匾擔站好一會，才翕動着嘴唇，在黑暗裏移動起來。

潤爺跟着他的背後。聽着那巉崖下湧湧的水響，心裏又有點涼靜起來：他抬頭凝視那巨大的河流，像一匹兇惡的野獸張開貪婪的口要吞食他一般。於是記起算命先生的叮囑，他的小少爺是要當心渡河的。他於是從太太手裏小心地把他那寶貝似的小東西抱過來，徐徐地撩開蓋住他的面布，在他那細嫩的額角上輕輕的親一個嘴，喃喃的說着：

『啊！好乖乖，過河囉。』

但他閉着小小的眼睛，什麼也不懂的靜靜的睡熟了。

連生挑着箱子走上橋去，好像有什麼人攔住他不准走似的，跟着就回了轉來。  
「怎麼？」潤爺驚疑的問。

「怎麼……」他喁喁的重複着把箱子蹬下去，「橋斷了。」  
「嘎！橋斷了？」

潤爺眉頭一縐，不相信似地，把小少爺遞回給太太，急忙的跑上橋去。他走過第四節橋，再向前望：橫在他那灰暗的眼前的，那高高的四方的像屋柱一樣的攔橋的石吸，僵屍似的呆呆的站着河的中央。看去似乎離他很近，把腳向前伸去却遠得沒有邊際了。他凝視那石吸下突出的朦朧的嶙峋的山石和那急流衝撞着，一種茫然的絕望的感覺，就從他那昏眩的腦子裏滋長起來。

「怎麼辦呢？」

躊躇而焦急的自語着，像是在做着惡夢一般。有時疑心連生故意作弄他，有時又恨地方上的那些流痞。一直到他 tưởng得太陽筋都暴跳起來，然後嚴厲的命令着說：

「連生！拿扁担下河去。」

連生烏龜似的靠着箱子靜靜的坐在那蓬着滿頭白髮的老人般的蘆葦下，兩手支着下巴，像要睡着的樣子。

「怎麼不動！」潤爺焦躁地喊。

「打那裏下去？」連生忿忿的回答。

「吃飯的地方去！」

「吃飯就吃飯……」

他喃喃的低語着。從蘆葦下很勉強地伸起頭來，那雪花似的茸茸的葦絮，飛落他的頸項裏，使他對那冰冷的河水發起抖來。他想，這樣夜深下河去，要是冰凍得生病了，又像從前一生病就那樣的把他扔在灰屋裏。他愈想愈不敢下去。

可是潤爺却急得跳起來，捏着拳頭跑過來惡狠狠的說：

「你打算要這一年的工錢，就趕快下去！」



連生退後兩步又默默的站着。

抱着小少爺站在側邊的太太，眼見着連生這樣呼喚不動，忍着氣帶一種懇求的口吻說：

「連生，沒有法啦，幫了忙，不會要你白費氣力。」

「哼！白費氣力。」

他鄙夷地重複着說。忿忿地拿着匾擔闖風似的拐向河邊去。提起工錢，就使他惱恨起來：中秋節支兩串錢，就像挖去他的心肝，天天繫在嘴上唸着。重陽就是這樣空過了。他還今天說錢，明天說錢，不知他給人家多少錢。他想着一面拿着匾擔在那些蘆葦的空隙裏試探着。每把匾擔放下去，探不着河底，拿上來在地下重重的一蹬，又憤憤的咒詛起來。月亮從晦暗的雲中探出頭來，用她那虛弱的愁態的容顏對照着冷靜的蓄積得很深的水面，水面下橫橫的亘着一道新隄。一發現了這他才像在黑暗裏望見了燈火似的，把那深入骨髓的怨恨輕鬆的吐了出來。

當他把潤爺的一家人領到陂上來，潤爺却發覺陂中間有一條丈多寬的放水的缺口。他對着那缺口又愁悶起來。他站在缺口的邊沿上，望着流水從陂上翻滾下去，湧出銀色的白浪；那白浪在他的虛空的耳子裏哄哄的響着，響得他的眼睛昏花了。他急速的回轉頭來，很忿激的喊道：

「這樣急的水，你瞎了眼睛！」

連生不服氣的把草鞋脫下來，氣衝衝的走向水裏去。那笨重的脚步划動着急流唏嘩唏嘩地攪起紛紛的水花，繞着他的腿肚飛濺起來。就在這水花四濺中，他挑着箱子過去了。

潤爺這才放寬他那焦急的心胸，很鎮靜的叫着：

「快點過來！」

當他的前脚跨上岸來，太太就移動她那三寸長的小脚伏在連生的背上。因為她肥胖的身體的重壓，幾乎頸項都被她壓彎了。可是他鼓着頸把牠擋過去了。

回頭，潤爺就把他那寶貝似的小少爺抱起來，凝視着湧湧的河水，心裏默唸着「正氣歌。」於是兩手抖戰地遞給連生，輕輕的叮嚀着：

「小心點！」

那小傢伙一到連生的手上，就好像他的手上有刺似的吃驚的動彈起來，跟着，「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由於他那煩躁的叫喊，連生心裏火熱地燒起來。想起把藕粉拿來，他又入睡；這時候又來哭。於是憤憤的在他那小小的屁股上拍的一掌：「短命鬼，哭死！」

太太在對面岸上聽着孩子的哭泣，心裏忐忑忐忑的像要跳起來：

「連生，水裏面不要嚇啦！」

潤爺在這裏聽着，就像割了他的肉樣的咬着牙根，恨得要跳下水去劈他幾個耳光。連生回轉身來，他指着他的鼻子尖說：

「嚇死了就要剝你的皮！」

連生木偶般地站在水裏，彷彿沒有聽見，惡狠狠的對着小姐說：

「要過去，就來！」

小姐漲紅着臉伸過手去。連生抓住她那肥嫩的手重重地拖過來，一把抱住她的臀部報復地緊緊的勒在他的背上。勒得她「呀！」的驚叫起來。

「問你再坐不坐我的匾担！」連生尋開心似地說。

小姐心跳跳的伏在他的背上，馴羊樣的一聲也不響了。

當連生把那袖手好閒的少爺很蠢笨的措上背上，一股火氣又從他那狹窄的心底燃燒起來。他兩手故意地輕輕的一鬆，想把他扔下去；少爺在他的背上嚇的一跳，緊緊的抓住他的頸項：

「缺子！你鬆手，我就捏斷你的喉嚨！」

「你捏囉，捏得老子躁起來，我就把你摔下去。」

潤爺聽他們在水裏爭吵，又氣又惱。舞手蹬脚的喊道：

「連生！小心小心！」

他像猴子搯冬瓜似的，輕意的走過去了。

最後，他屈着腰，背向着潤爺，好像耕牛就着犁耙。潤爺望着他那骯髒的背脊，變得像蝦米一樣，重重的在背上一拳：

「死屍，伸起點！」

連生筆直的站起來。

「下去點！」潤爺氣憤地說。

這一來，連生氣得什麼似的。他想他自己有腳，還要人搯；搯了，還要槌人家的背脊，難道他連生不是人養的。他搯着潤爺氣衝衝的在水裏嘩嘩的走着。走到那急流的石塊旁邊，猛不防地腳向下一溜，潤爺身子往右邊傾過去，他那潔白的竹布襪子浸在水裏了。

潤爺跨上這邊岸，就像鷹抓鷄似的揪住連生的耳朵，朝着他的臉頰一掌打過

去——

『奴才！你就想害死我。』

連生摸摸那辣痛的耳朵，心裏就像被火燒紅了。他想把他們一個一個揩過河來，還要挨打。跟着，腦子裏咿咿喲喲的響着村上那些說話的聲音。秋保就在他的眼前閃過去。他於是瘋狗似的一衝把潤爺推下水去了。潤爺哎喲哎喲的在水裏掙扎着；少爺跑去扣住連生的胸襟。他揮開了少爺的手就跑過河去。讓他們在河那邊喊的喊，罵的罵，他只望着連到村子中去的月白的河岸。



## 鎗

聽說要把奪來的那一桿鎗交出來，其保就像火燒到腳跟前似的慌忙地放下犁耙，從田裏跑回家來。他望望那桿嶄新的鎗，很平安的掛在他以前掛鳥銃的樓楞下。他急速地取下來，開了一下鎗機，就把牠寶貝一樣很秘密的埋下屋背後的木炭窰裏。

這桿鎗是他用性命去換來的。「跑兵」的那一天，村裏的人都活見鬼似的，有的在天還沒亮就跑到隊上去，有的祇聽到要「跑兵」的音信，早就逃到別的村裏去了。其保並不是胆大，也不是跑不動，他怕跑遠了，照顧不了家。因此，他就猴子似的縮在屋背後的山頂上，呆呆的守望着他的家。當軍隊從太陽出山走起一直到黃昏的時候，才慢慢斷線了。他發覺隊伍的尾上，時常掉着醉酒似的一些士兵，一倒一歪



的走着。他就從山上縮下來，躲在屋背後。當那個走跛了脚的矮矮的傢伙，坐在他的屋門口喘氣，他於是拖一把菜刀結果了他，奪了鎗就往後跑。當時要不是後面又有隊伍上來，他還想脫下他那套灰布軍衣。

因為鎗的來路是這樣兇險的，所以其保看得特別貴重。並且他向來就會打鳥銃，再配上這桿鎗，那以後要是遇到什麼人爲難他，他是準有把握的。因此，要把那桿鎗交出去，真不啻要他的性命。

晚上，他把許多木屑掃起來，在屋門口燒得煙烏烏的，把那一羣一羣的圍上來的蚊子從他的周圍燻開去，於是用一條長凳攔着兩個菜盤吃着晚飯。從烏煙裏響着鋒利的鋼刀的聲音，其保把手裏的筷子放下來，隊長就站在他的面前，說：

「其保，隊上決定每枝鎗賞二十塊錢……」

他彷彿沒有聽見似的，仍舊拿起筷子注視着他那乾澀澀的菜盤。其實，他這時候也正需要錢，即如他今天犁田的牛也是從公家那兒借來的。但他却沒有想到這

上面去，他一面嚼着飯，一面好像狗吃糞樣的噉噉咕咕的說：

「說過沒有弄到鎗，祇搶了幾扳子彈……」

「一個人拿着鎗有什麼用，」隊長知道他的脾氣是很古怪的，所以說話的聲音特別來得和緩，「放到隊上就增加一分力量。」

「不騙你，說沒有，就沒有。」其保把盤裏剩下的一點辣椒趕下飯裏面，很有點氣惱的說。

隊長因為木屑燒起的煙子逼眼睛，火堆裏又似乎有狗糞，格外的臭人，他從他不聲不響的態度上，窺測到他馬上把鎗交出來，是辦不到的，於是退後一步說：

「讓你自己去多想一回吧。」

他說着就把手上的鋒利的鋼刀，在地上蹬了一下，表示生氣的樣子。然後大步地從煙霧裏走開去。

其保用一種煩怨的眼光望着他的背影。於是那著灰布衣的跛脚的士兵的影

子，就在他那昏亂的腦子裏跳了出來，接着，像有人在他的背後追趕着他打了一個寒噤，端着盤從凳上站起來。

他從窰裏把鎗取回來，那短小的精巧的鎗桿，在燈光下照起來，發閃出一條一條的紋路，可惜上面有個「川」字，要是「漢」造的話，那更要多值幾個錢。其保並不是想拿去賣，而是他聽到隊上的人說過，「漢」造的鎗，打起來，不要搓油。他想，那樣總更好些。他把鎗機取下來，揩了揩鎗筒裏的灰，於是把一粒黑荳椒在粉白的牆壁上，如同姑娘臉上的一粒痣。他端着鎗獨自的對着那粒黑痣放起瞄準的姿勢來。從前，他新製好鳥鎗的時候，也常常是這樣：用灣泥在樹上擰一個堆，隔一畝田或者隔一條河瞄準射擊，演習他的眼力。其保有得這桿鎗，在他那呆笨的生了銹似的生

活裏，又要開始新奇的活動了。

有一天，輪着其保放夜哨。他覺得他的鎗有了用處了。他從隊上領了口號回來，與緻勃勃的從樓楞下把鎗取下來，秘密地帶到哨上去。

他的峭崗，是在三叉河的口上。那是通大刀會的一個險路。在平日，要他一個人上這兒來守哨，他口裏即使不拒絕，心裏總有點忐忑。可是今天，其保倒希望有幾個大刀會的人來。據說，他們是子彈打不進的，要是遇着他的鎗打進了，那他倒是現一次好手。他於是在巉峭的崖壁上大步地操起軍操來。

橫在他的眼前的，是一條蘆葦很深的小河。在那蘆葦底裏也常有大刀會的人藏在裏面過夜，所以其保雖則有把握，小心他還是很小心的。直到寒露透濕他的衣服浸到背脊上來，四肢好像發瘡疾似的有些抖戰了，那蘆葦裏，也吱吱簌簌響起來。他鼓着勁兒張着他那貓似的耳朵傾聽着，蘆葦裏的確有什麼人在摸動。他用那沙啞的喉嚨接二連三的叫着口令，可是沒有回答。冷露微雨般的向他的背頸裏襲來，他漸漸兒有些心慌了。他乒乓的開動着鎗機，表示他的威風，蘆葦裏却越響越急驟了。他於是橫下心腸向着蘆葦裏一鎗打過去。

隊上發覺鎗聲，就在洞黑的夜裏把那些正在做夢的邨民叫起來；一面把隊伍

向兩邊山上埋伏着。隊長帶着兩個衛兵，沿着三叉河柳索下來，在河口上，發覺其保帶着鎗雄糾糾的立在巉崖上向他們叫着口令。

隊長把他從哨上帶回來。其保鐵青着臉站在隊長室的窗子脚下。桌上的菜油燈，在寒冷的夜氣裏發閃出強有力的紅光，照着他那嶄新的鎗，很苦惱的靠着隊長的床頭沉默着。隊長走近他的跟前訕笑道：

「其保，你的鎗那裏來的？」

守在門口的兩個衛兵聽着隊長有趣的盤問，抿着嘴在門彎裏吱吱的笑起來了。其保聽着他們的笑聲，就像有人掘發了他的陰私似的，背脊裏的寒毛悚悚的聳起來，臉上火辣辣的發着癢，於是懊惱地想，要是早交出去，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呶一呶嘴，像要說什麼又沒有說的沉默着，表示他心底的怨恨。

隊長是懂得他這種人，甯願死不願睡覺的。不過他攔着鎗去放哨，並不算是很壞，所以他也不想嚴厲的處分他。

「無故開鎗，你自己說怎麼辦……」

其保把兩手在他那滿粘着泥土的布衣上搓了一下，似乎想抬起頭來，但他望了望離開他站得很遠的那桿鎗，話又從咽喉上吞下去了。

「喂！快點！」

站在他背後的一個衛兵很兇惡的叫着。他像從雲霧中驚醒轉來一樣，茫然的不知要怎麼辦。要是交出鎗就沒有事了，在他已經不算什麼；最怕的，是因為他無故開鎗，還要坐「禁閉。」他顯得有點昏頭昏腦了。最後用一種顫抖的聲音說道：

「我願意把鎗交給隊上……」

「早跟你說一個人拿着鎗沒有用，」隊長像安慰跌了交的孩子一樣說，「放在隊上，也還是你的……」

他於是低下頭，表示懂得了。